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

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卷第十

序題跋

仰止堂規約序

密家有堂乃文公朱先生淳熙間來訪先公正獻所寓之館也揭仰止之名以寓高山景行之敬與友人潘謙之講誦其間潘父游朱先生之門而有得者也間有好脩之士旬一集共講四書本公之說而紬繹發明之如是者十餘人潘謂人之為學固不可以不博尤不可以不約顏子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而不約可乎遂取聖賢格言為訓又以呂氏鄉約

檃括繼其後凡存心養性之道律己治人之方條目具列終身所行不出於此其告之曰學基於少而成於壯自壯至老皆行所得於少時者也孔門之徒所以獨稱顏氏子為好學者盖顏子自其少時固已從事於博文約禮之間致力於克己復禮之際博文約禮所以求其約也克己復禮所以踐其約也夫然後一旦深造於卓爾之域諸友後生志銳正當可畏之年苟泛泛然溺心於文字言語之末而徒以博聞獵涉為務不知擇其所謂明白簡要者遵守而力行之則將有童而習之白首莫得其原之弊矣况敢望顏

氏子之卓哉某過時而學者也故深加懲創共述此以諗諸同志云寶慶丁亥季秋六日書

學問指南序

朱先生集初出學者以先覩爲快而卷帙傳録未易家置而人誦同志之士或犯不韙曰姑取其切於問學者凡若干篇刻版郡庠使欲見全書而不得可者得此而讀之庶知義理之本源聖賢之途轍有泝河至海之易無臨淵羨魚之難豈不韙與校官陳君森聞而喜曰是吾志也屬郡人陳某書於卷甲

北溪陳先生字義序

道德性命之蘊陰陽鬼神之祕固非初學所當驟窺苟不先析其名義發其旨趣使之有所鄉望則有終身汩沒於文字白首不知其原者矣諸老先生雖慮學者居下而窺高然其所以極本窮原發揮蘊奧以示人者亦未嘗有隱也然皆隨叩而應或得其一二無以會其大全學者病焉臨漳北溪陳君淳從文公先生二十餘年得於親炙退加研泳合周程張朱之論而為此書凡二十有門互決擇精確貫串浹洽吾黨下學工夫已到得此書而玩味焉則上達由斯而進矣學者往往未見溫陵諸葛珏來莆一日是書恨

見之晚歸謀之永嘉趙崇端鍥板以惠同志俾某為之序云

艾軒林先生集序

莆陽艾軒林先生文為世所宗而藁不多見學者好之如嗜欲然没五十年始傳於世職之深固以久一出大肆理必然也先生行古道言動為時取式教授生徒非禮不行四方翕然響應來學者亡慮數百人道尊德成年五十擢第春官不數年拜大司成淳熙間天子幸胄監命講中庸玉音嘉擢嘆寘近侍出使入朝狥義忘私無田無宮以遺妻子獨富於書至死

不釋卷故其文森嚴奧美精深爾古上參經訓下視
騷詞他人數百言不能道者先生直數語雍容有餘
非學博識高義精理到能如是乎初先生諸孫成季
裒其藁不輕以示人近族子同叔㨿羅略備得詩文
若干首為卷急於垂後不暇求序於名公猥以屬某
顧惟愚陋妄測宏深得罪君子又將何辭昔揚子歿
四十年而法言始行韓集歷五季至我朝始大振某
於先生之文亦云

義田序

某頃年娶梁文靖公中女梁孝於其母秦國不忍離

旁某薄宦泉山往來幾十載不幸妣魏國薨後二年梁遂營居於泉城屋成未及居而死某常止其勿爲既不能見其成而死又爲之悲人知某之無居泉城志也求者紛然十年忍不予屋老且弊又方欲再仕泉南不可使有居於其州也遂售得三千緡常恨人之生世無一及物非其心不爲力不逮也某幸承先人遺業可以無饑又敢求贏於此哉於是委族人之誠慤忠信者曰允市負郭常稔田若干畝歲取其入以濟鄉之病而無藥死而不能葬者凡利人之事視力爲之籍其出入納使皆可覆視以驗予言於後嗚

呼人心可畏哉不可勉哉

孝經本旨序

朱文公嘗刊孝經之誤今傳於世勉齋黄先生繼文公之志輯六經論孟之言孝者編爲一書釐爲二十四篇名之曰孝經本旨蓋謂夫子與曾子未答問之前而本旨已存於六經之中矣又欲因本旨條目附之以古今嘉言善行而爲之外傳其憂天下後世之心切矣某竊嘗聞先生所以次輯之意謂人之道莫大於孝道猶路也乃人所當行之路舍是則無所由也故首之以孝道聖人因人之所當行者修之以爲

教達之於天下而天下治故次之以孝治道之根於心者謂之德故次之以孝德德之形於事者謂之行故次之孝行孝行之實莫大於養也有養其外者養體是也有養其內者養志是也故次之以養體養志養必有愛敬之心焉愛而不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惟愛敬之交致其極然後能盡孝子之心也故次之以致愛致敬敬則必順矣愛則必慕矣順則無一事之敢專慕則無一念之敢忘是故孝子之心無所不用其極也故次之以致順致慕盡心者必能盡其力故次之以服勞愛親者必能愛於人故次

之以廣愛未有不自愛而能愛人者故次之以愛身必能立身然後可以為人可以為人然後可以為子故次之以立身親愛者欲措之於無過之地故次之以諭道有過而諫之有惡而諱之是皆人子愛親至情之所存也故次之以諫過諱惡以至曰赴難曰復讎曰養疾曰執喪曰奉祀曰處變此六者又極處事之常變盡人道之始終其關繫於綱常者為尤重故以是終焉一戾乎此則陷於不孝故不得不以是而警之於後也此其次輯之大畧也是道也散在六經論孟之書混而未別隱而未著先生表而出之本末

精粗粲然著見昭如日星然一章之中言近旨遠其緼無窮一篇之內次叙精密各有深意善讀者誠能因其言以求其心然後知先生佐佑六經扶持人極之功為甚大也先生晚歲與諸生講學於高峰之下既著論語通釋繼述此書是為絕筆屬纊時嘗曰人家子弟雖無凱風蓼莪之心只為文凡者教之無其道無以感發之耳又曰這便是格物識得許多樣方盡得箇孝其拳拳於是書如此尚有外傳未及編次為百世之遺憾繼而成之將有俟於後之君子於是刻寘延平書院用示同志云

文公朱先生家禮序

孔子雅言在於執禮張橫渠教學者亦必以禮為先禮者聖人所以節文天理施諸日用使人有所據依也典禮不明雖大夫士家未免因陋同俗晦庵文公參酌古今之宜而作是書即今之器行古之禮通而嚴便而不失其正俾從事冠昏喪祭者有以自別於俚俗而不惑於釋老於以興起人心助成禮教豈小補哉然其書世未多見三山陳君汲分教莆田鋟寘學宫以淑同志可謂知教人先務矣不鄙謂某志其歲月某喜鄉人由是而習於禮也遂為之書

題先君正獻奏議遺文

先公薨於淳熙丙午迨慶元乙卯先兄守為工部員外郎奏事　殿中以墓碑請　上恩賜可命翰林學士傅公撰文直學士院高公書丹　親灑宸翰曰清忠亮直之碑以冠其端　聖恩深厚褒寵無窮又先是有晦庵朱公之狀誠齋楊公之銘凡所以崇其終者備矣獨平生之文未見於世奏藁既不盡留他文復多散逸先兄寔守必欲收拾無所墜失而後傳䎸志未償不幸繼歿竑用是大懼亟取存藁刊於家奏議表劄合三百篇為四十卷詩文別為集年月日書

題君謨臨蘭亭

蔡公書所以冠一代者源流正也韓子曰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其公之於蘭亭與

題舜孳集

夫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至於無一可稱者此其人宜與鳥獸無異至於無善有惡則雖人曾不異類若有君子者其言行軌範有以見慕於當時而名譽風聲可以作興於後世此其故何哉修與不修之異也故修善則為君子積惡則為小人然善不在大小善亦可以成名惡不在大小惡亦足以滅身如此則修

省之方檢課之法不可不立也今編紙為策自正月至歲終列日辰其上每日必有一善微細備錄必以所聞之書為之首所以閑邪存誠廣見洽聞也行之以誠自强不息庶幾不墮於卑汙淺陋之域而日登於高明廣大之場顧不善哉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為利跖之徒也舜之與跖天地相殊特在於孳孳所為而已是集也顧以舜孳名焉

與客遊廬山三峽偶題

平步登臨俯窺巖壑震流裂石澄潭開鏡懸岸峭卓

古木森秀深窈結密高明迥曠加以重梁據要獨擅清風他山拳石泓泉藏幽阻險尚負美稱顧此延袤數百丈行旅樵牧皆得飫覽真廬阜奇觀天下第一佳處也

題傳監倉度疋紙

某嘗以匹楮餉親友傳仲斐仲斐反以此紙書某以拙陋辭者累月講再三不倦因取朱文公先生感興詩書以歸之此詩於道之本原世之治亂學術醇駁之辨操修存省之方無不畢具暇日諷詠所獲必多豈直留意翰墨之間而已

跋安溪縣刊司馬温公書儀

其嘗嘆此邑民俗不知習禮冠昏喪祭漫無所據不牽於淫巫則溺於釋老此無他禮教不素明故也朝廷禮典非閭巷所得有簡而易行古而使今唯司馬一書可施於用一日語主簿趙君時傳刻之學官使家傳人習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亦一助云

跋易學啓蒙

朱文公曰程先生謂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數得其理則象數在其中固是如此然泝流以觀却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理不走作不然事無實

謂虛理易差也此言人之學易不可不先理會象數也所以列圖書於其首又曰第二篇所論太極兩儀四象之屬尤精誠得其說則聖人畫卦不假纖毫思慮計度而所謂畫前有易信非虛語也知此則知易之初畫其序本如此若夫先立乾坤以為父母以次交索而成六子者乃揲成卦之後而言而先儒皆揲此為說非聖人初畫之本法也所以原卦畫於其次又曰易之為書義理精微廣大悉備不可以一法論然其本則為占筮而作所以文公於易本義特發明象占一節以補程傳之闕今於此書第三四篇一以

明蓍策一以攷變占凡古法之見於他書者固以收拾而無遺矣至於先儒議論之不同莫不有以正其僞而覈其真別為一書曰蓍卦攷誤凡過揲卦扐之法毫分縷析如辨白黑如數一二易之精粗本末於是乎大備矣又曰某作啓蒙正為見人說易支離因謂易中所說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今學者但曉得此數條則於易略通大體而象數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觀此則知世儒所說象數千條萬緒不可終窮要皆鑿空出於聖人所言之外雖愈新奇終無用也莆陽學官諸書略備校官陳君

森謂此書獨缺刻示好學者俾某書於后顧惟末學何敢措詞轍剌文公語學者大意以塞其請云

䟦論語集義或問通釋

勉齋黄先生躲作論語通釋一書所以紬繹文公朱先生之意盡矣某嘗版於延平郡庠與學者共之吾鄉士友欲覯是書不可多得往往轉借艱滯莫悉見閩郡文學溫陵蘇君思恭潛心理義歲月深久分教莆壘專以是道誨人學者雖然知理義之可説旣有以興起其志矣可無書以開導而啟發之乎郡庠舊有集注於是直取集義或問通釋别為一帙以足之

俾學者互觀參考且可以家有其書此蘇君汲汲誨人之意也學者毋以易得而忽諸

跋近思録

陳君汲既刻文公朱先生諸書於莆陽學宫矣又謂近思録乃四先生名言要論皆發六經所未明之旨在學者尤不可緩伊川先生嘗謂聖賢作文有如制器一言不立則一器有缺是書六百餘條其殆類是

跋稽古録

右稽古録文公朱先生刻於長沙屢欲奏御裨經筵講讀之缺而卒不果其語見於甲寅冬去國時遺鄭

公一書甚拳拳也豈欲以温公所以事列聖者事
先帝乎有志莫遂識者恨之又嘗語學者讀經書後
當繼以此蓋謂帝王之德業古今之治亂咸載是録
簡而不遺格言篤論龜鑑萬世郡博士蘇君思恭從
鄭公之子外府丞寅得潭本并摹其書鋟之學官用
廣其傳庶幾他日必有以是書酬先賢之志者

跋東萊釋善

東萊先生爲是書叔人氣質使中人以下皆可為善
而無近名之迹有益於後學弘矣趙君彦寫丞泉之
安溪以是書圖而刻之揭於座右朝夕覽觀可謂好

學也已

跋四子章句或問集注輯畧

朱文公平生精力盡於四子章句或問集注輯畧㴱擇是正精確詳密雖使孔孟復生若合一契盖以大學為學之始論孟次之中庸為學之終使人自志學至成德求之而不窮自修身至平天下用之而不盡其有功於後世大矣經生學士所宜家傳人誦幼習壯行然而多尚詞華罕知講習間有能讀者口耳之外未必體之於心教之不明道之不行此其由也是書遐陬遠嶠或廣其傳莆陽學官顧未之有三山陳

君汲篤信君子也衰學餘廪慨然鳩工鋟刻以惠學者俾知進學之門庭造道之閫奥可謂以文公之心為心矣書成屬其識于卷末用勉同志云

跋李陽冰千文

科斗書蒼頡作即古文也大篆史籀作小篆李斯胡毋敬作隷書程邈作至漢師宜官魏梁鵠為最鵠弟子又易隷為八分鍾胡二家俱傳之而鍾氏少異楷書則漢上谷王次仲所作也草書則始於章帝時齊相杜度所作後有崔子玉崔實益工至張芝而絶倫矣考其時則草書未有楷書之前已有之故今草書

多篆隷體而與楷遠篆籀最為近古後千餘年未有名世者至唐李陽冰盡得其法觀其言曰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則美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摹刻而已緬想聖達立制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霞雲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遜周旋之體於鬚眉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萬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

遺文沒冢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豐李丞相將束為宋魯魚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一念至未嘗不廢食雪泣攬筆長嘆焉天將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嗟乎足以見其用功之深而造妙之至也自獲此書久欲摹刻以壽斯脉因循不勇乃於中秋忽形夢寐蓋時數當傳不能抑也於是命精工為之無秋毫憾

跋陸宣公奏議

竊見唐相陸公學貫今古憂篤君民事有悖理則論辭惟精政有戾人則敷陳必確千端萬緒類若過詳

一話一歎悉歸至當故雖遇涼德之主亦習成受諫之風事無微而不詢對必善而後已使其盡信立致太平奈何義以利而莫行言知聽而弗用故其事業迄以畀汙苟當時無若贄之賢則唐祚亦幾乎息賢者之論人豈可輕棄若遺編慨然興嘆

跋長沙四先生祠堂碑陰

惟皇上帝降衷於人厥有常性故好善妙好好色然後有以自慊其心非有所為而為也四君子前後相望皆所以明道也故凡秉彝者皆知愛慕苟有可以寓其尊敬之心所過之跡無不表而出之此緇衣甘

棠之詩所爲作李丞攝邑不數月首新是祠可謂得人心之同然又得名公紀之末後警語三復爲之䀹

跋張横浦言行錄

横浦先生之學本於淵源心得而不事藻繪詞章先生之行發於忠誠懇惻而不奪於福威利害考其出處始也高皇親擢以魁天下而違不變塞終也不阿秦檜擯弃遐嶠而處窮益堅孔子曰吾未見剛者若先生非耶遺風逾邁日遠日忘　主上特表而褒之徐君仕横浦訪遺跡於故老衰而輯之使先生心事欝而復明惠後學多矣三復慨嘆

跋郡中正己齋蔡忠惠帖後

忠惠翰墨散落海內藏於其家者直太山一毫芒耳而摹刻猶有遺者儀真太守長樂陳公韡治甫下車旬浹詣忠惠家拜遺像覩手蹟得公四帖皆國家要務及杜韓富歐四公與公往復手柬殊勳盛德風流遺韻藹然如新使覽者如寘身 慶曆皇祐時於呼盛哉由慶曆至今百八十餘年豈無好事者公刻石於旬月之間使忠惠勤政忠勞之心由是可考杜公之清直韓富之勳德皆於是乎見歐公謂忠惠筆法初年與末年驟進不類故常以見好學之益然則是

帖之刻豈特玩情筆研而已尚論人物追攷世代在
前百八十餘年而幽光復耀於今日夫豈偶然甫郎
有齋曰正已潘侯峙所書因以名是帖云

跋小學之書

右小學四篇文公朱先生為童子初學設也然道無
精粗體用相須不從事於此則無以為大學之基自
幼習之善矣其或年過以長失於幼習可不汲汲乎
此以補之哉先生至比之三年之艾所以藥膏盲者
為如何校官陳君汲既鋟大學諸書併鋟此以惠後
學其於教人之術本末備矣

跋于湖書凱歌

于湖詞翰為　乾道　淳熙間絶倡人得其殘篇斷藁往往如珠玉而後生晚輩多效顰遂使流風餘韻為世俗所溷令人慨嘆令尹鄒君出示樞密劉公凱歌二公勁正剛方之節超逸邁往之氣至今猶生信名不可以虛得也

跋梅溪王先生家政集

右梅溪先生詹事王公所作家政集四篇大要不過孝廉二字而已孝則忠君弟長廉則守身遵道由家而國施之有餘用矣漢世以此設科吏安得不良今

取士非所習所習非所用二者之患生民病之嗚呼梅溪未第時言其祖考積善種德後世必有顯者意者如種之無不生修於己而待於天下不可誣也世世傳王氏三槐之應至是又驗昧者猶怠於為善以天道為難知何耶嘉定癸酉梅溪之孫為安溪簿奉親孝當官廉溫良謹愿而正直之氣自不可奪一日出是書伏而讀之不覺感涕於是知其家學之有源而某之有愧也多矣筆書之將示戒弟姪兒輩及家人俾效一二以自納於士人之列可不勉哉梅溪之子為郎晏易麾節再世通顯相傳田不過五百畝蕭然

一書生嗚呼玆其未可量也巳

又跋

梅溪先生於人倫可謂盡矣人孰不知忠孝者有子之所當爲而事親莅官往往不見於躬行之實唯先生入而事親無一事之不循乎禮出而事君無一事之不殉乎道此其所以言爲世法行爲世師宜乎人誦而家傳也永嘉趙君崇端得其門人所傳本比林本尤爲詳備云

跋梅溪善政編後

正身以帥下不求民正而民從之違道以干譽每人

而悅之日亦不足永嘉詹事王公所歴郡皆有遺愛
厥後莅泉不令而從其卒也州人祠之至今甲子一
周如始去郡公以何道致然亦曰正身以帥下而已
昔漢二疏乞身知止無愳於都人而道旁觀者至於
泣下朱邑謂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葢身不
失正則人心自感去位而祠則公論始定況如名公
鉅儒大節照映千古豈直循吏而已邦之彦士林彬
之輯公政事與民歌詠為書一帙使讀者如親挹其
清風被其實惠往往墮淚孰謂人心可欺公論易忘
耶永嘉趙君崇端喜而鍥之以慰邦人扶世教有土

之君盍亦鑒哉若夫近世賢侯他日當有嗣此書者

跋永嘉王祕監楠合齋集

永嘉以文雄東南諸公先後相望然縉紳推重獨以近世忠文王公為稱首蓋公學本躬行文由行發在朝則危言正論以裨時行道為賢在外則真心實意以惠民利物為事故蹇諤之論循良之績至今人能誦之豈專以文詞誇二而鬬靡哉祕監王公慕忠文之為人者也立朝奏疏犯人所不敢言在外惠政亦皆班班可紀𡚒廩老而不悔真有忠文之風公之子主簿莆田以集見貺某恨不及識公之貌誦公之文

如見公心起敬起嘆又嘉主簿君之通知父志以成是書於是書於卷末

跋朐山公集

朐山勳名在　淳熙間表表為一時冠其學一本於誠宜其計謀深遠切當也觀其在襄陽時條上關防邊民一狀有曰欲專以法制拘其跡不若推恩德以結其心其心既歸其跡自定必無逃移出界之患嗚呼公之所以守邊者如此其羊叔子之徒歟嘉定戊寅秋公之嗣子前都昌叔獻自九江來訪出示是編三復大息書之卷末

跋殿丞焦公墨帖

轉庵先生道莆田出其外祖父殿丞焦公墨帖示某某讀而嘆曰愛其子人之至情也陳元不能不疑於孔子而責善之道孟子猶懼其失之過下此則情教而教誨之意亦隨之矣焦公之為人某何敢贊觀其書知其以愛子之誼行於姻黨其忠且厚矣雖然教之者易受教者難世固有賓父師之訓歷歲踰時弃不甚惜者其能取遺書斷簡佩服藏玩千里自隨若父祖存焉豈復有哉今轉庵又以此道施之外曾祖父某是以重為之嘆

跋傅判院著述藁

余為兒童時情不耆學年十五失父師少長知讀書索居僻處不能遠求師友間取古人之文誦之熟且久曰是可學而能也退而閉户矢諸口而書之紙自以為可矣不敢以示人也閱歲踰時取而觀之心愧面熱者累日以為學雖未至年未暮尚可勉也於是取其藁焚之一行作吏汩汩歲月蕫於無事時讀書課文意其老庶幾有進也今年五十矣情志日生初心益負乃無一言近乎道然後知向之所焚者若可恨也每是朋友年少志學者雖一言一字未嘗不喜

稱道之況世契姻黨之厚者乎傅君家學文詞照映當代弱冠筮仕米鹽之隙孜孜矻矻以學問文章為事其為文若不經意操筆立就蓋日進而未止者也因述其所著嘉其志書其卷末以勉之以見歲月之易深學業之難進且俾毋若余之將老而無一可稱焉他日相見又以驗吾子之新功也

跋鳳山楊先生景申集

夫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韓子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言所以宣其心也孰謂不足以觀其人乎某來茲邑問士大夫前輩之賢者得君焉恨生晚不相接其猶

子自强好學忠信人也出示其文一編汪洋澹泊平易而温和遇事感發時有不可奪之氣固已得其為人及攷其平生官雖卑道不可謂屈而不得者蓋其學有原其施設隨事而見故形於言者有不可掩也今人為士者則曰我方困何以及人既仕又曰我官未遂遂則可澤物矣孰若君在家則孝廉之行見推信於朋友初筮而尉則涉者不病險者用夷職修政舉卓卓可紀使獲大用所施必遐夫胷中之所存者君此其於文何有予既敬其人知其文傳於世也無疑書其後而歸之

跋劉氏學易堂記

易者道也其體為不易之易其用為變易之易善哉程子之言隨時變易以從道不易之易道之體也變易之易道之用也斯立劉公名相之子卓然自立不阿於時晚年任意所適不拘不滯若得變易之易矣不知其於不易之易果盡得其道否夫子曰從心所欲不踰距劉公能從心所欲矣不知其果能不踰距乎若參釋老以為易則吾不知也

跋葉雲叟示朱文公書軸

某丙子歲蒙　恩畀南康郡符道建陽拜文公　先

生像於祠堂始見黃先生於寓舍盖尊慕積數十年始諧素志是時葉雲叟在焉後六年自建陽來謂某於延平携黃先生序一首詩一首書十五首先生不可復見雖平生言談戲笑尚留追憶況文與翰乎其於教人之術槪見於造次書尺間在他人猶當寶況如雲叟廿年游從之舊乎雲叟貧事親孝跬步不離侍側留之不可歸其所示書卷復以勉之

跋朱文公答李從事書

右朱文公先生與子能帖先生於海内人士莫不引而進之況子能好學能文又出於名臣之後宜其禮

貌之勤勤勸誘之拳拳也先生歿未久殘編遺墨已為世寶歲月其邁更百年此豈直與兼金白璧較輕重哉翰墨言語尚如此則先生殫精竭力所著之書學者讀之又當如何哉

跋陳貢士園所藏慈湖帖

慈湖先生書君悟仁之體在君當有以盡仁之用蓋體可一言而盡用有終身不能盡者兢業之訓所為拳拳也可不相與共勉之哉

跋朱文公書嚴光書

凡為臣子宜寫一通以寘坐右

跋真侍郎戒官吏四事十害

漢唐盛時吏多廉循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故天下治其衰也吏殘民以逞民亦疾之如寇讎而天下亂此無他廉與不廉其效然也真公師長沙日所以誨僚屬者可謂深切著明矣徐公是之舉以誨吏少府林君圖而箴之纖悉備具凡仕者苟不以位卑官下一日行之則民受一日之賜一事行之則政有一善之得於其廣國家惠愛之仁助守令廉循之政豈小補哉

跋林徽州墓志後

公墓於　紹興庚辰逮　淳熙癸卯南澗尚書韓公
為之銘公之子右司公諱楠以委伯氏之鄉君者求
玉石刻寘墓左未能也　寶慶丁亥右司公之子太
學博士清之被命守莆過家上冢省松楸新埴亭碑
始克立先是簡肅林公既諾題蓋矣而未獲至是太
傅不鄙謂某俾書其額且紀所以曰曲江張文獻公
薨於開元廿八長慶三年其孫始能刻石以傳永儻
可為比某悚然承命既而嘆曰誌稱公積德二子登
第三世為州諸孫森立門户之振未艾今太傅昆仲
連掇世科衣錦鄉郡有學有文治有善寂則是子孫

登第者五人作州者四世未艾之語寧止驗於是乎
蓋所積於己者厚而有本故取償於天者久而不忒
不然成祖考六七十年之志如出一日難哉公累贈
金紫光禄大夫云

跋安溪攀桂社録

藍溪山川之勝甲諸邑風氣始開名公文士前此固
不之人比年五舉首選者四而庚午之詔自舉首而
次魁又三焉擢太常第者如連如余如丘如鄭又皆
魁壘傑特之彦豈地勝然歟某庚午秋來試兹邑適
值歲事三年於此觀其行藝日粹以精知其得人必

過於前而士多安貧患無以為行者計胡君米臣出
示舉桂錄人各鳩金以待行者施少而利傳仁智之
事也若朋儕畢集所入益豐則皆有輕肥之適而無
濡滯之虞今雖不能續食如右制視近北敢不加厚
庶無負賓賢之美意云

跋真舍人所書與鄒景仁令尹

心誠求之父母之保赤子不忿不嫉聖賢之待頑民
大慈平等佛菩薩之憫衆生深心惻怛大醫王之救
病者為政者以是存心庶無負長人之職矣此待制
右史真公所以兼采以為訓也夫仁出於天性人皆

有之所以惻隱之端不擇賢愚而發然聖人必濟之以義然後親踈厚薄不失其宜始有以遂吾之仁不然愛無差等將有不得愛者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跋趙侍郎粹中遺墨帖後

侍郎趙公事孝廟為右史不一歲直前之奏無慮五六無非天下大計人之所難言都俞一堂其應如響欲天下不治得乎三復遺墨感嘆不已

跋趙經略行狀

先公正獻文忠定公最深嘗書慶公墓曰篤行忠定之忠勲照萬世而葉文當更化初不汲汲於仕進而

以昭雪權姦之誣為急　天子明聖迨俞其請既天
清月白矣而仕進之意猶復摧如立朝進議皆今日
國家大計朝行夕效者惜不盡用而麾節所至日有
偉績未老焉閑方帥廣右時嘗語人曰朞年即丐歸
已而果然其靖退戒懼之心可為世法蓋平生所得
於父師者如此年雖未及六十而卒於牖下始終無
玷有行有文可謂篤行公之孫忠定公之子矣其子
孫又皆克遵遺則增大前志忠孝之報天豈戒欺執
筆書於卷末不覺流涕
　跋安溪詹清隱詩

清隱先生父子文章節義今尚書戴公表而出之足以補五代史之缺予閱其詩喜其有唐風而雅正平澹往往又造淵明之奥有諸中形諸外蓋如此也蓋三詠其無窮風月隨宜樂有分溪山取次收閑掃白雲眠石上待隨明月過山前之句又曰種稲三十頃插柳百餘株稲可供饘粥柳可爨庖厨息耒柳陰下讀書稲田隅以樂堯舜道同是耕莘夫足以見其志矣年德居士詩尤清美趣識不羣或勸之學佛吟曰不耽經佛不參禪兀兀無營度幾年飢即飯餐渴即飲倦時靜座困時眠遊龍安郡倅遣官吏邀之乃載

笠負薪而過焉還家斬竹鐫詩以謝曰荷君特特訪
癯儒野徑雲深馬疾驅林下相逢不相識風歌蓊茳
老樵夫莼櫓林下漱清泉寄語都宮不用憐若問行
雲定何處南山山北北山前覽者自知予染指一鼎
因著其所嗜者以歸其孫俾藏焉

跋鄭湘鄉孫出示諸公詩後

某齠齓時聞先君正獻尚論人物未嘗不以溪東西
二先生為稱首時某已有竊窺其書之志及得其書
而觀之則知溪東之文雄健温醇怒濤袞袞追韓愈
而作也溪西之文峻厲清逸懸崖絕壁向之㛃然追

李白而作也萬山馳秀磅礴欝積不知幾百年而得此人氷霜為之節金玉為之行錦繡其肝腸簫韶其吞吐天地之生斯人不易也如此富其材而嗇其用此邦之人至今恨之東溪聞孫一日出所藏吾鄉先生詩示某某先君之作寶書在緘某感先君下世且二十年乎澤如生慨二賢之已遠而先生之後至今猶未振顯歔欷流涕為之書其末以勉焉

跋柯東海集唐人絶句

某之友柯東海嗜詩至老不衰所集唐人絶句百餘首每得一首行吟卧諷至於旬月乃粘之屋壁其用

志之深故其所得之艱也如此讀者當熟復研味庶幾有得暇日欲假唐詩往往無有因刻之縣學與有志者共之柯君有祀甕集行於世其格律貫穿諸家而其得意處唯詩人為能知之

跋林拙齋集

閩士文風由唐盛至於今我國家南渡三山諸老先生鼎峙並秀獨拙齋為之首蓋子史百家無所不覽而尤精於經學晚從胡籍溪呂紫微游盡得關洛諸儒之論故智識超詣非如文士止有偏長孟子所謂天下之善士不得閩中巨擘而已詩文散在人間歷

四十年大帥王公表而出之人皆喜其久欝獲伸恨見之晚是集僅得十之二三他日豈無附益增大之者其諸孫某好學而賢吾於是乎望

跋秦溪張先生集

自聞先生擅稽古學抱有用才不遇斯世晩不屑一命高臥丘園非孔子所謂素隱者觀所賦詠豪放清逸自成一家足垂不朽使後世知有隱君子不在斯集乎先生曽孫寶震以示某索綴語其後於是乎書

跋延平趙知録維詩集序

吾友趙惟義質直好義事親孝以誠當官廉而和其

為文操筆立就嘗觀其廷試藁矣至於詞賦尤為清美寓至巧於平易淡薄中有古人意非區區事尖新華麗者比此無他行以為本故也某與相識八年來此僅一再見未嘗一語及其私館而置之尊賢堂則又辭焉所示唯有詩巨編而已近作又過於去年者遠甚俾某序之某謂君年尚彊問學之功無窮未可以詩鳴也請不倦書以謝之

跋饒司理文藁

以文載道則文足經世以文相夸則文為末板饒君之文論理義則不悖於聖賢為歌詩則有關於風化

大篇短章華而質簡而盡可謂得為文之法矣君何修而至此哉君之父諱幹學得師傳道德純懿君幼習長肆耳目漸漬是宜所發一出於正誠因其已至者勉其未至者則他日所就豈直與當世執筆之士較言語長短哉斯道有望於吾子矣

跋橫翠詩後

橫翠溪山之勝甲於桐城某少時嘗屬饜焉每恨春夏洪流率歲一再爇其扉半以故亭易圮為吏者熟視嘆息李公之詩往往少知傳誦況能張斯亭而大之乎永嘉趙君崇端倜儻喜事到官未幾先刻其詩

繼用力於亭非洗手奉職得商旅之歡心能如是乎
於以見官無小大皆可行志書此為謝用堅其志且
志吾愧焉

跋溫陵吳教詩

有德者必有言耐閑先生之詩豈依放陶謝而為之
者哉躬行古道泊如也欲其詩不相似得乎使相距
千載猶知起敬況先人交友閭里耆舊者乎三復太
息如何可言

跋洪州宋愿父詩

西園少時已為名公鉅儒所敬詩上而貧死之日諸

子尚幼今皆能奮身儒業收拾遺藁不愧鄉人稱之彼老而無聞孜孜爲利與爲子而不能通知父志者視此可以戒矣

跋方機宜詩

韓子謂李礎溫然爲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則詩固以多爲貴及稱盧殷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凡千餘篇宜其益加嘆服顧謂盧無書不讀然止用自資爲詩猶有不滿之意何哉蓋詩之爲用古今所尚然昔人事業唯無見於世者然後發而爲詩陶性情以名後世方君年少英發一覽十行譬之騏驥馳騁

康莊一日千里事業未可量者也寓意於詩已駸駸
鄒島之列而當世名儒亦既許而勉之矣復徵其言
以序之某於君為世契喜君之已能而又瀆以賛之
則不獨於君無益某於心亦有愧於是掇韓子之説
以勉君所未至孔子曰後生可畏以君游戲之力尚
能追古人與之伍則專心致志於問學其所造詣又
當如何

跋黄巖余更生語

黄巖余更生為本貫莊臨終戒二子拳拳懇懇不以
徽福釋氏為念俾勉齋僧專濟貧之若此真仁人用

心使一邑數家倣而効之於以濟常年社倉所不及豈不美哉

跋黃帳幹汝宜殿策

國家策士欲使對者盡言無隱以觀其器識然有二弊直言時政則恐妨忤廣援故實則不暇考證往往相甲多奇才山林有遺彥職此故也黃君引据詳密言議忠鯁見示藁草三嘆書其卷末而歸之

跋鄧寧化府君帖

趙簡子將立後而卜於一簡之存否三年不失尚以為賢況為人孫子上求五世祖之遺墨用心堅篤保

守深固筍以自隨則昔人為如何令尹鄒君高祖寧化府君文章重於時有集若干卷將刻之以傳世至於遺牘殘簡如護頭目可謂孝矣

跋江州陳氏家牒

陳氏無二祖伯宣生於閩安知非吾宗所自出也義利辨則閨門無閒言訓戒具而子弟有常守故能千人如一人千歲如一日嗚呼道與教不可不脩也如此希僑自九江來訪手家牒一編俾書其後敢不仰遵芳範歸示吾宗且與子弟學焉

跋韓載叔省題詩

進士以賦爲工而詩殿其後雖才高者往往忽不經意薄暮取辦倉悴不知觀人之衍每在細微況此所關不小紙窮卷盡忽得孤羆於深叢顧可忽哉杜子美謂讀書萬卷下筆有神韓退之謂暮作千詩轉遒緊聞見博則詞源不涸可知也高蓋韓君困於書無所不讀少時爲詩千首取若干首爲後生式求序於某某不能知護諸應舉者曰然

跋族子惟孝蒲巖記

心猶火也必有所麗然後不失其正上焉者麗於道其次麗於物之不爲病者凡書畫草木皆是也余

族子惟孝兄弟書昌蒲求天台鴈蕩羅浮九江仙山武夷蒲澗之種高者踰尺次八九寸隨狀爲目由石耶而下凡十八品手植而時溉之不瘠不腴長不過寸暢茂之意四時有常度風雨晦明晨朝莫夜心無他繫卒寓於是悟清怡愉氣因以平與世之好尤物而外騖者有間矣侍郎陳公夕郎劉公皆爲記而詠之是物盖有榮焉余牽於吏役思與族人游三年於玆矣書來俾予識於卷後書以歸之留其副以當畫記用浣塵慮嘉定癸酉季夏十九日書於安溪齋

跋呂紫微帖後

三山拙齋林先生家收呂紫微帖散逸之餘僅存三簡所稱衢人徐存誠叟舊從學龜山專務躬行不為辭說教後生以反樸為本悍建人陳德潤之死請其一意善道以死不變嘆後生輕淺易變見利忘義凡此數語得於寥寥簡中使人玩味無窮躬省躬有愧有益於後學不淺其姪孫林耕叟寶而傳之可尚也已

跋張呂二相與李文肅公往來書後

某嘗竊觀文肅參預李公及忠獻忠穆兩丞相奏疏匪躬憂國未嘗賓冠𢥞於度外其經濟圖回之畧至今可具是依也至於　建炎之變李公居中以口擊

賊呂張二公在外提師勤王克清大憝　宗社再安豐功偉績照映一代嗚呼盛哉觀書問之相通見忠誠之交勵九京不作中原悵然予能其勉諸

跋東坡書劉禹錫詩

坡公筆法浩公評之至矣其獨嘆公於古人詩多手書之所以資記誦於不忘遊戲翰墨無非有益以絕代之天資汲汲猶若此學者其可怠哉

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卷第十一

書劄

與傅忠簡劄

伏惟

某恭以春意潛回百卉萌

海具依高厚薦祉台候動止萬福

兩通伏蒙寵賜新詩大篇旨味深

於閬之玉含怡渙釋熏盥詑誦心驚目

言豈能喻但先生處己太謙愛不肖太過今

壽者雖敢己下未聞一一屬和某獨何人敢當

況奬拂之意多於謹警飭蓋不敢下拜惟當絕

期稱所蒙而已承寵俞先公遺槀不勝敢禱敢不多方當更搜訪兩帙添入拜奉不遥重謝未究

又

某恭以孟夏之月天氣清和恭惟某官燕居申申望隆四海天人交相台候起居萬福某　草師申頓首問不盡懇懇王丞歸首言蒙問賤繼曲加褒拂且示之先君奏議序文仰惟義高今古恩被沒存感激流涕今日王丞相訪忽云先生欲揚誠齋所為先公誌銘及晦菴所為行狀某所存者已為人所求已令舍弟申納进見蜀　吳德夫　序張忠獻公奏議甚詳

其間有數奏皆表表在耳人目者亦缺其文不知南
軒當時收録如何不備如韓文公知制誥者踰年登
詞掖者累月而制詞竟存崔群一篇李漢謂收拾無
所失墜者乃於外集見之則古人之文所謂流落人
間者太山一毫芒端有是理可發嘆也蜀本奏議文
房必有之復録一本并申呈近聞有令孫女之戚恐
意思不佳不敢薦請不勝尊仰歸依之切

又

竊以春序將半雨餘妍晴恭惟某官四海共瞻耆頊
望重高厚共隲台候起居萬福某昨蒙賜報之後汨

汩朱墨缺不嗣興寢問距門墻差遠不敢顓人其為
敬仰不在舉世善類之後徼日知之不敢妄也仰惟
先生忠誠惻怛令世司馬公也雖以高年袖手燕閑
大政之咨豈無故事邊陲多虞廟筭未有一定之説
最是山東之人不受約束廩洽不繼蕭墻之憂近在
旦夕江上調戍本軍造舟方此騷然短才弱力支吾
不可未知攸濟因舍弟人回輙布此狀仰乞益厚保
嗇以須安車之召均福寓内

又

某竊以夏序已分暑氣日炎恭惟某官棗里閑居

蹈林泉道隆當代神祇顯相台候動止萬福某久不
貢記府敬怠惰不彊無所逃罪至於尊仰一念寧須
自言外自家僮自泉州歸忽領尊慈所賜書無非憂
時忠君之訓下拜展誦不能釋手佩荷景慕幾於刻
心時方多事先生精忠崇智宏圖碩畫縱未見於施
設亦當形於咨訪君相有一居於此矣皇天祐　宋
其在茲時乎竊知聽聰視明顏色紅潤尤為宗社賀
某久欲趨拜師席以暑未敢詣前敬心皦然非敢妄
也秋初必期遂志黃寺丞年方七十不疾而逝有志
之士共所惜承尊喻諸公用兵一事似言之差易而

有感於徐知誥之論者佛見仁民愛物視夷狄亦如吾人知誥使彼民安則吾之民亦安之語真可若取使夷狄不我侵陵相安於無事之域豈非仁人之至願而知誥之心雖可取其事則大異也彼客馮延巳好論兵大言不知其主方被篡竊之罪而欲大有為是真可笑若其志在守舊地不復經營在當日只合如此與今日不可同年語也今日正當如諸葛亮之治蜀用忠賢明賞罰如尊喻所謂大明賞罰盡革弊端者一日行之則有一日之效使夷狄畏服然後可以為國蓋志在征伐（始）可以自立志在安靖則事將有

不可為者矣臣臣之蜀所以鼎峙者用是道也況今日虜之所以圖我者不遺餘力傳蘄黃之守皆死節而二州之民幾無噍類則知不能去兵之説諸公蓋有不容已者好戰固不可畏戰其可哉因下問之及不敢不盡其愚更乞指教幸甚昏塞之見喋喋有罪尚望原貰有自天台來者言旱勢與閩廣同鄉中父老謂五六十年所未見近雖小潤無益耕鋤人心恟懼村童時有爭水之鬬未即嶠侍敢乞節宣盡道式符前禱清漳寺丞兄議譽益振帥幾見必已之官臨汀寺丞兄開藩已半載想一洗蠹弊百廢具舉慕干

人軍恐未易集往時瀕山四郡之民多不有妻子不事耕耘輕生無賴三四十年來各有室家勤於本業至有植貝於田晝夜共績與下四郡等而尺土寸田莫不種藝以故人知有生之樂不願為兵傳聞向時建上募兵民斷指以避者紛然也以建度汀諒亦不甚相遠孫氏不惟能用兵又善將將故雖山僚無不可用三復感嘆之語不覺立起諸令孫學士敬想侍學佳慶老人新婦學生圭列申啓居敬

又

某竊以愛景向長嚴寒鼎至恭惟某官以道御閑神

字泰定高厚交替台候動止萬福某此率易申敬記
府意尊年省酬應雖拳拳景仰之情不替朝夕不敢
輕瀆清視豈謂武公好禮屈親翰以下貽展誦之餘
慚懼交至因知潛心內典寵教五條以己愛之心愛
人至於愚昧亦賜提誨感荷恩念不勝下情實緣頓
頑於儒書尚百不一二研審而諸子百家皆有可觀
亦復恨未能槩覽有如釋典尤所迷昧今蒙撫其與
吾道合者下示開發良多妄意謂小道尚不可忽況
役世名公所玩味者其可不知特以質性愚昧自信
常談輒不自揆么微撰數語少述胸臆以求指教非

敢以謬說溷高明不然則為自欺它日無以藉手拜

師席也仰乞台照

又

某百拜上覆某區區之懷有非楮楮所能盡者須至

別楮仰惟先生行誼文章卓然為當世名儒至於政

事猷為後世所發一話一言學者書之某知先生之

所以寓意於浮屠者亦如厭太牢之饌五穀之味而

時取蝦蜆稊稗以備列品之一非真以為可嗜也然

恐不知者用以為實則誤矣又寵喻前路資粮之說

此尤非所敢聞先生既澤及生民為一世所敬矣幽

明豈有二理區區之愚已布其詳唯修身以俟服行

仁義而已

又

敬承力祈謝事獲遂初心聖主貪賢雖明時之盛事

近有納禄激百代之高風悠然頹波屹若砥柱甚盛

甚盛某欣綸命喜倍輿情況丈謨遂宇之崇班用示

褒寵全名終節照映宇宙四海之内孰不起敬門墻

小子寧須贅陳敬想高懷必深慶歷盖近時事體進

退尤難雍容不迫不後於衆此可為先生賀前承安

車欲先歸潭弟當此秋暑恐須少凉集顒俟回轅即

詣宇下此承農丞凡峻遷循次而進未足為先生慶
計必擁麾省侍判府寺丞凡清漳之政真足為南國
之式蜀中事近皆無所聞張威知沔而安少保遂專
宣撫之任尊諭向嘗建議宜建副帥分兵守劔門此
真處置穫宜者也它日必須行之好仁齋記已刻貪
附驥尾書極拙陋秪用慚悸閒有端便恐私居遺僕
易致因循亟而區區草帥有罪敢乞倍加保重以須
大政之咨永鎮華夷此公禱也

又

某伏以春事方中農疇雨足恭惟某官雍容里第怡

神適性高厚驚扶台候動止萬福某此者倚辭續尊是懼人固伏領賜報天以尊年道高而與一介晚末應答不倦感嘆無已比承寵示詩篇開發鄙滯始知向者未嘗有知之過不勝慚恐茲又承教以禳禬可以及人之說仰見愛人之仁深厚切至某亦未嘗敢廢也至於陳了齋之祠學中者固無恙書院亦並祀之特以書院初創時用白鹿例未及有所增入見者遂謂併學官者而毀之某素行不足取信於人是以有此獨先生不以為然又何其幸也標的之訓真可書紳妄謂前輩名儒有所作為人尚議之如某之不

背其敢妄作乎譬如釋氏頭陀緣化建庵者耳何足道哉事在適中敢不佩服新師來當度告小侯事大國何恃而傲尊體強健造理益精未能即脫去以拜下風不勝拳拳尊仰之至

又

某恭以夏序向深暑威張甚伏惟某官望髙一代道冠群英神明介助台候動止萬福某比修記府敢以暑不敢煩黷豈期謙眷軫念頓愚賜之誨言委曲備至父兄之愛子弟愚豈過此感激銘佩言無可諭敢不究心所事期不負於教飭胡書過此頗棠念舊為

一日晉不受移庖常禮廷臨郡圃語至夜分以嘗蒙
尊念不敢不布旬餘缺雨日炭高田遂以旱告正北
遍禱郡祀由里今年方少蘇君即獲甘霔則大幸不
然殊可憂也已遣人迓代者不敢丐祠更三數月即
可歸真師到長沙未收書有道其善政一二大節日
如萬户酒勸學文之類是也邊頭民力困官帑虛真
第一急當惜日力常如寇文度幾萬一有可恃小官
体薄皆如先生所慮此在州家陰有以助之不然爲
能使之廉耶秤提一事急之則愈不行唯有不擾是
爲上策某不敢愛身但官貸鋪户錢使不甚虧而戒

其太甚民自樂行使它皆欺誕不然則殘民以行法者也仰乞尊照

又

某竊以秋序向晚風露清甚恭惟某官順神澄靜四海具瞻高明鑒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夏秋以來旱暵關心久不申調記府非夏末此共領報汙拜誦感激近取江西趙倉書稱道判府寺丞凡臨川之政不容口且以為獲助居多臨川久欠賢候加以近因經界之米餘吏姦民瘼非嚴政明敏曷足革而新之此郡之幸某遣迓新已久度十月中旬受代秋雨雖晚然

旱禾勿興遂有中熟之望今葺補罅漏幸已無缺少寬催科全仗用楮庶省民財萬分之一惟順昌有鉅姦上官民稔惡三十年邑由此壞建劍兩州之民皆被其毒不問可知其姓名某因百餘人詞訴委官体究的實方敢奏聞已得　旨從所請方籍其家以充安邊用非敢効健吏所為自此鄉民安枕某不敢愛身以貽後害其詳它日面稟也某行且歸矣不復請委役之命

又

某伏以金行尚稺火候未清恭惟某官道望益尊海

內模楷神明叶相台候起居萬福某庸陋無堪承之典郡抹過日不給暇尺書久缺豈謂隆謙逮賤當此炎暑覩灑下貽而寵薦有能吏所不敢當者顧惟疎謬曷副奬期敬寘座右用為刻戒感激奮勵不知所裁上郡近復旱乾蓋涓洫不浚山隴居多閑閣省循禱於境內山川旬日來兩獲甘霔少寬目前未知攸濟尚望務薅某少稟延平為龜山授業之地自羅仲素學應中三傳而至朱文公實分派於伊洛士論謂宜即城南創書院若白鹿之為者某以非才不敢當此偶擇地南山距城百步一水間之萬山環抱衆咸

曰宜乃立屋闢地為禮殿為道南堂取龜山自洛辭
明道歸明道有吾道南矣之語其上為尊經閣閣之
東為諸先生祠西為四齋曰中和曰忠恕曰明誠曰
敬義齋各三房別為職事位四經始三月此月甲子
告竣事合大夫士釋菜於先聖先師向慶之新刻三
書申納恐尊慈欲知此郡士風之知好尚而某之不
揆妄作之所由也不勝慚悸某蒙頒賜蕈脯百拜感
荷稟謝不能盡意仰乞倍萬保順以壽國脉下情至
禱
又

某忝出門墻多病垂衰事上之禮缺而不講擢髮不足數罪先生憐其愚陋不忍弃斥誘而進之欲使合於中庸孔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置見今日某乆欲扣門求教以祛所惑而病尼不能弟劇尊仰區區所懷槩布謝幅終不若一拜履絢吐露無餘期顧之價近在旦夕竊預自幸後時之罪不敢自文先生必寘之度內

賀傅忠肅生朝

某恭承生申戚旦適在陽來之後天其眷顧我 宋生此名臣運致泰和於今可必某愚見謂唐明皇為

節於生朝識者譏議況門生弟子面設其師是於受
恩之地平時不講未必合中窮鄉陋學每竊内愧兹
因專僕承起居不敢效世俗必蒙恕照

答真西山問目

仁義禮智信性之德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性所有也

今按程子所論孝弟為仁之本章言性中只有一個
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以此而觀則性中尚無孝
悌而況於夫婦朋友之類乎某欲易之曰仁義禮智
信所性之德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率性之道

也所以中庸以智仁勇三者爲達德以五者爲達道者此也

又合五常五典而謂之道得於己謂之德

今按上文旣以五常爲性之德又謂得於巳之謂德則兩德字恐犯重且五常旣名爲德及其合五典而又謂之道定名之義誠所未曉

敬與學相須而成者也故以爲學之方次之

今按敬與學二者固相須亦當發明所以相須之意可也故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持敬而不致知則見理不明而爲德必孤將以致知而不

本於持敬則無以涵養德性而爲體驗充廣之本此其相須而不可闕一之實也

答讀易傳本義

來諭謂讀文王周公之易則宗本義讀孔子之易則宗易傳合爲一編始覺並行不悖此說甚當蓋本義之作非欲盡廢程傳觀其間多有程傳備矣之語則可見矣但其間亦有合不得處此早則彼非甲可則乙否不可牽合而强同也如乾彖孔子易也宗程傳則文義不通宗本義却義理明白也如乾之元亨利正文王易也通諸卦之例合作大亨而利於正今程

傳却分作四字解是以孔子之易釋文王之易也今讀文王之易而宗本義則程傳之說為非矣何以能並行而不悖耶更乞詳之却以賜教

與真西山劄

某恭以獻歲發春風日寒麗伏惟某官道與時升寵榮狎至神明介相台候起居萬福某去歲拜狀蒙賜報甚寵并示奏議三篇詞精義完用意深遠使謀國者皆然何治不成之有賢者立朝設施次第固應爾也唯有嘆服某不善為邑再歲又三月矣而將去之日甚於始至不知何以善其後念庸陋畢鄙荷愛素

深必蒙矜念誨而全之幸甚先君奏議去秋已從本
軍發一本納館中其時未尋得末後論時政一書及
中間兩劄今以一本拜納外一本乞台旨送至館中
換出與化所申到本不識可否又刻李陽冰千文輙
以一本拜納今人於篆籀多不留心要不可不知古
人筆法是以僭越如此

又

某竊以春序向分群生暢茂恭惟某官治行昭卓實
惠在人神明介助台候起居萬福某去秋人回嘗報
翰眷勞甚寵重以餽賜之厚感刻一誠旦旦不忘距

門牆二千里非顓人不能致休譽無日不盈耳初不異寘身誨席之側海道遂寧褒增峻秩以儒雅章句之業不動聲色坐夷大患識者謂曷不上佐天子外撫四夷縉紳素期至是益信更願不倦以副輿情其學若過時才又朽腐得一小壘救荒不給盖郡以商征為命部餫者牽挾商以行小不如欲謗議隨之雖文公不能免然以古道律之要是有愧日思所輕以之恥過作非莫此為甚秪有速歸誠為上策邊事無聞山東所資群盜名既不正駕馭失策恐有蕭墻憂恰方見崔秘監自豫章來言光州有警又准漕司行

下造糧船五隻各千料江西牒報已發起戍卒一千

千五百人旦夕過此江淮騷然民力亦不可支殊未

知稅駕之地門下榮滿伊邇得遂雅懷少憇里閈至

幸某方着足湯大安之君命舍弟某書來道感激教

誨存全之恩兄弟同此一情因其人回附此拜狀尊

生之禱不敢贅陳

又

某竊以春序將深農事正勞恭惟某官教條所曁耋

稚咸喜神明台介助台候動止萬福某比舍弟專人

行嘗拜幅書其中頗有一二已見萬一少裨山海崇

深恃樂善有誠不復如世俗含糊模稜當蒙念承大府便民之政曹帥聞已有成規但能不失不必自我為之祠或之人始謂王梅溪之績無有繼者門下今更過之此豈非甚盛事然某愛助之深不當贅述其已至者當奉勉其未至者同寮最難知得賢者任之固善苟非其人未有不為我累者此近時通患顧熟思之非有為而言也向史榮所賫南康救荒拙政錄二三册正可發大君子一笑萬一得暇過目擲還指教幸甚某幸得須次歲月早誦四子午後讀所賜通鑑綱目庶幾少有所得因思文公著書胷中明白向

來急通鑑難讀今轉易之始信不可無綱領而范胡之論所取精當是書真讀史者指南也非門下孰從而傳之欲拜狀恨無便武偶表姪聶文學屋經由師易布此

又

某頓首再拜上覆某官即日秋序尚淺火候愈濁恭惟餘思未平隱顯勞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比教授人及急足回各拜近書之賜三復眷愛不鄙之意感愧交至又知三山陳兄士訓來嘗蒙貽書至今未領恐尚他之所謂睦亭二字亦未知大小尺寸未敢下筆

亦欲知其遲疾否也寵喻恭嘗字益認以能問不能

之戚美諸侯亦通用但以祭田言之尤穩而有法家

祭禮亦曰祭田李侍郎銘傳亦未及拜覩敢不盥手

敬俟萬有一疑自當咨白因有少稟傳中裴意向近

正但疎率為更所欺間在官移用塩本往往非已之

罪近承傳先生書俾某達之漕臺自惟屬郡方受容

察其敢及私請傳先生愛其猶子謂償費非所憚恐

累其終身不知亦可區處使不失為全人否書拜呈

願加念欲以報之也龔參集序欲乘閑筆就見教尤

荷非敢望也敢乞為道保重不宣

回真西山書

某頓首再拜上覆某官三山陳兄至示書一通及睦亭記文一首因得知近況而尊祖敬宗之義一舉兩得誠足以厚薄俗追古風又文字條暢可愛盡理勝則詞順故也然施之近世則固足稱於人矣而揆之古道竊有疑焉不敢自謂是亦未及質諸好禮者姑以求教焉妄意謂古人重魂氣而不重墳墓此説不可易自古諸侯有廟卿大夫士祭於寢所謂奉塋之僧舍皆後世流俗之所有漢原廟之制見譏識者況凡為人子孫必營廟於墓可乎唐唯退之知禮每誦

其墓藏廟祭不可亂之句未嘗不三嘆不知睦亭距先壟為咫尺耶或尚有數步之遠於第宅為近耶若於宅第為近則斯名可通用若遠宅第則於古之義恐有妨也釋老之說入人骨髓雖上智溺焉此等禮文亦因釋氏亦因循為之不覺舉者正要知禮之正耳不知高明以為如何偶上丁致齋遂拜此書聊發鄙懷伏惟教喻幸甚不宣

又

某頓首再拜上覆某官即日秋序將中風露戒凉恭惟恵蕚一道神人致喜台候動止萬福某累從便武

得領賜書黃去私方明甫朱相士蕭長大行嘗附狀
計先後徹清覽劉丞至領近汗賢者之子一見起敬
已敬待之竊知開府布政悉當人心至於酒禁一事
最為民害首除去之幸甚似聞官樓尚留四所此必
寮屬中有過慮郡計不足陰沮美意向來禁私酤民
犯者猶少今官私並行犯者必多若郡計缺之果不
可施酒禁則不若仍舊貫如欲寬民力節浮費則一
切除去酒樓從民間所欲但取累政酬中之數均之
酒户勿取多焉則公私豈不兩便某頃右星江見事
遲頓不欲罷酒禁奪於同寮之言至今恨之不忍復

以此誤執事若信不及則且排衆議行一兩月便見
事体果有妨郡計又仍舊何害特愛借師呈恐

又

少禀書院得士友來頗成倫序但高文以未嘗示下
亦某怠惰之罪想秋涼事省可以下筆矣因風幸先
示及却容專人致謝

又

某恭審某官光被詔旨顯擢詞臣西清要職長沙重
地一時兼畀中外賛喜辭受之際必雍容可法奚待
鄙説但荷愛深厚不敢自同常人妄意謂長沙可再

辭次對非三辭不可近時龔茶帥江西以救荒有勞出於　孝宗親擢故從散官超躐可以無嫌今舍人帥江西不為無勞視事未久未可即受比曾帥蘭夫次對之除猶以天官貳卿之命之後未有直自右史而陞者某於典故未嘗考第以愚見有疑不識執事亦然之否若有近比不失謙退庶可少振頹波前書不揆欲邀高車駟馬俯至書院今當不暇不敢固請也書院乞額檢本今方敢上更求斤削大抵事當論是非不當論成否此雖冒昧然失今不請後悔無及若夫從違則天非某所敢必也

又

某頓首再拜上覆某官苫次所使臣回草帥具謝書
不意先國太之變驚怛累日區區慰誠已見專疏伏
惟節抑自彊副善類之望窀穸之期在何時已得吉卜
否前書未及布露向者下問之對今不敢嘿嘿豫章
民貧米非不賤官常損價糶之市井小民狎於小惠
舊矣曹帥以寬得人心此二者雖皆未合於中道一
旦革之則無知之人未免竊議蓋泉城之政惠澤深
厚彼江右之民望大纛之來不翅子之於母聞為國
家立根本壯藩維富國強兵以為急務不知者遂謂

恵愛後而威力先此難與俗人道也年歲之間家計
成民俗定不知其安樂歌舞當如何也而天意不可
曉竟不使一道享其成効此有志之士為所為太息
也又昨拜書嘗僭及近來帥閫雖内地亦辟内機不
知此書何日方徹左右言之不早某之罪也某所以
愛助鄙誠不過如此其閫府以來善教善政亦槩聞
之不敢贊美非某不知也久欲遣人致慰度乍歸四
方書狀山積及是始能通誠不勝慚悚帥易薄禮具
端狀侑以鄙文敢乞几筵白之少効一哀之誠而察
其非慢是荷不宣

又

某頓首再拜上覆某官某昨嘗具狀少致慰誠必已
又徹惠惟自後未嘗不欲拜書私居少逢人弟有尊
仰新歳闓端伏惟追感無窮孝候起居支裕不審國
太以何日畢窆穸地遠不以時知每用悵然得黄勉
齋書云聞舍人讀禮之暇晉心典籍嗜學甚篤不勝
敬慕近時人才不及前輩正由入仕之後不復講學
苟讀書不倦自然見道文公諸書纖悉詳明只患人
讀之不精某賦性昏弱年來方知此等書真若穀粟
一日不可無而牽於俗務不得專一方將求幽僻之

處簡節人事庶幾有得更望敎誨陳尉書云橋以石
為者已千數高幾一興人心用勸以此見賢帥仁術
俾某大書用傳不朽時事有難言者何由面剖所懷
惟抑節抑自疆用副海內人望

又

某頓首上覆前月十七日急足回及章尉至領賜書
楊薄亦七月書葉宰子亦正月書皆先後至非眷愛
深厚何以得此感懌交集即日秋抄猶熱恭惟外除
之初神人交喜台候動止萬福某比不自揆竇以古
道為說念執事孜孜行道有疑不剖則為自欺敢謂

洪量謙光曲垂寵荅不惟不加之譴而求益之語若真待其所敬畏者此則非淺學謏聞者所敢當也執事居親喪廬處毀瘠以至三年蓋以田產為義廪以仁其族此二事誠近世所無夫貧賤之人孤寒之士特節介行或能盡哀斬之制猶日習於於樵悴安於苦淡、今執事官通顯嘗為方伯矣而與藜藿蔬食者同其學古國朝惟范文正嘗為義田盡都卿相之位享萬鍾之禄猶曰惟有余以及人今執事俸入來足以有屋廬先憂宗族之不給不謂之近世所無可乎此某所以心悦誠服慨慕興起者也承喻近日專論

論語通釋一書誠得其要此如老醫三折肱一語不輕發以此正心誠意治國平天下豈有誤哉書院既成江右諸人來至三山有二三朋友已約其來蓋嘗科舉歲必秋試後始能招致公誨之賢其所深敬若果蒙執事辱臨書院則當遣人屈之一來以惠學者豈非至幸某庸拙不才將一年於此矣及民無毫髮而困聾觧例每見前輩善政未嘗不內愧面熱萬一得親承謦誨實郡人之幸田里幸無他但瘴疫復作療之術窘於郡計之不繼藥餌之不給專人拜禀若蒙廷顧幸示來期即遣輿兵數輩詣前

又

某稟以即日梅潦初霽恭惟某官祥琴伊邇追思未忘神祇森介尊候動止萬福某外日領賜書眷愛有加且過於聽聞不鄙下問三復感愧不知何以得此某愚鈍不敢加以問學空疎所至但有敬謹勤瘁之念不敢少怠至於民訟豈能一一便之當理亦誠心求之而已外政謬令已猶自知況敢欺人乎每引狀輙與同官終日決事至昏而退而户婚不決者又取次分委以此少滯訟此間賦役不均貧民充役官司多苦擾之而幽向之地强横之徒保正亦莫之誰何

何推剽之徒無日無之近來痛懲兮手上兵之爲害
者嚴虛妄之訟趁此甫足使田里安靜以盡力於耕
耘勸分粗有米禁溪亦少有儲積米價不甚踴官亦
糶米以平之陳乞僧牒尚未報小郡孤立無蚍蜉援
固自應爾幸尚可支吾然得罪於民亦不少日夕震
懼三山馮憲每能措置泉州近亦米平龍喻羅倅其
人老儒安怡少至城市自此當招致之或有門户委
所當効力也江西探報俟至即遣人詣前不宣

又

拜覆恭官即日暑雨向霽恭維追慕尚深百神來相

台候孝履寧謐其比領賜書感懌無已前日謁見荷
垂訓極是但用元本為當也延平書院以緩嘗息蓋
此郡儒宗名師磊落相望而數十年來自廖槎溪外
士風不振人知利祿之可慕不知義理之可悅當
此公私赤立之餘板貧為當誠非易事念齷齪庸陋
之縱豈能保其及見歲豐此少正卯之誅孔聖所以
果決而不疑也不及此時為之後日徒抱後時之悔
今已十成六七盡五月可訖事妄求大筆紀之只用
來教已施於東湖規則庶不為具文也孫憲有志好
脩在江湖書政不一迓得其兩書及詩中寄聲意謂

遠大乃止此耶不覺流涕已遣人闖伺仍於睡中具入境日辰拜禀伏想篤於友道何以為懷者昔曾子有母之喪往弔子張正今日事頗俟來音同往哭之因得歷一至書院寓目焉此非人力所能為也孝經刊誤本音方成謹先納一本

又

某伏辱諫尊以先太夫人銘文俾某書丹自惟拙惡雖貪眷待而投身吏鞅筆硯塵生又素不能楷書牽彊承命益增愧恐來使留此五日方能寫就又窘於筆弱不能如鄙意尚望恕察其間載用它司上壽儀

一事竊有疑焉此乃累朝互送之禁雖為盛美孰若易以出簪珥賑民饑如此等語既不失實又無病痛亦妄意於正本上刪添又有複出語七字亦欲刪去惟老練之文用工深刻豈某晚輩所敢指摘苟愛深至敢以常情蓄私見而不顯白於左右乎更望恩之恐某之見未然則不敢必也僭越慚愧唐人書碑銘多用行書謾納李邕一碑它如此類者不可勝紀楷書絕少唯顏魯公歐率更為能至於書人名往往一體大書近世輒小之用為諱乃流俗非古也此必筆吏誤書不敢復効之

又

三月十一日某頓首再拜上覆某官前月廿二日健步張清之臨安嘗拜狀茲人至恭領廿九日所賜書如侍海譚不知數舍之隔感尉無已山東之失所傳未的但有必失之理輕用醲賞以啗無功民力困甚何以支方來之急本州所貢視常年聖節二千兩白金而已倍經之須某雖甚無知識決不敢浚膏血以希賞避禍惜不能盡如高明之見也是可嘆耳李侯之賞是矣失於太遲至於擁强兵坐觀而不救者罰未傷於毫毛人心未厭此閒去歲所收去少但得勸

上中户以時價糶及禁販舟泄於它郡幸爾每升尺三十七錢却有兩官升零二合田里粗寬唯南路一帶如白沙嵢峽則糴米數千石為兩場以糶鄉民市價相若此外無可及民日夕負愧朝廷僧牒得之則為過望此亦有倉司數千斛及本州糴九千石可備青黄未接時矣通釋孝經本旨見此刊本它日拜納此有稗道數多矣其向欲為延平書院以窘束而止朋友知之有相勉者近得地水南山水完合真一奇處恐揚羅李朱之道夫欲興起不容捨過已捐一月俸為倡此月廿二日立柱視白鹿亞之若得大賢一

來用光吾道豈非天幸江兄試已許之趙法已得書
不宣

又

某頓首再拜上狀某宮云云北黃君下訪出示賜書
嘗因傳中裴人拜謝緘其人至建上則以見還不敢
復致遂成臬緩外除既久召節鼎來此人心天意所
欲但君子以道行不行爲窮達利祿之來於我何益
此唯可與智者道也孫行之旅柩過此已久使人追
念不能忘三山之行恐未必能失此良覿豈　人力
所可必耶書院以此月甲子告竣事合鄉之士七十

人面釋菜於先聖先師經始於中春閱半載而成為
堂四楹四道南取明道別龜山語也上為尊經閣閣
之東為諸先生祠由周而下至黃先生禮殿居其右
用跽坐像刻木為之殿之東為四齋曰忠和曰忠恕
曰明試曰敬義齋房各三申朝廷乞頒藁本乞行削
或不可用乞為別揮筆見教至禱舍弟荷愛誨亦屢
以書戒之矣通釋拜納一本刊誤本青各一本俟續
遣敬齋箴十本同往

又

某竊以冬深尚暖春意權輿恭惟某官大參戒途仁

聲所至神明隲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昨嘗迂訪得於書院與士友承誨論屈官位於稠人中謙尊而光今日始見以明詔之嚴不敢懇留郵亭輕别至今未嘗不感愧也　審用何日開藩近泉候過此亦謂舒徐之鎮為得體前日鄙説必嘗不以為非仰惟重望照映一世在縉紳孰不起敬有如不肖素所欽服願以數語効贈行之義而吏氛充塞加以民病未愈奔走閭閻誠所不暇縱暇亦無奇語可獻左右獨有講學一説似甚塵腐譬之穀粟人所常御然一日不食則不可此朱氏四書最為今日之穀粟也但讀之者多

不熟爵是以知味者少承喻几上專置論語通釋不置他書若此得之矣此承書猶若未免感於異教此在前輩如蘇黄猶不免在門下則非所望也因答人此語亂道數語别紙求教此韓子所謂天地鬼神昭著森列不可誣者也田人願示教數字以此當送行序可乎至於道家脩練之説未免亦是私於吾身亦非天理之正於順受之義亦少有致曲比之好名利聲色則天壤不同其為私亦一也孟子所謂夭壽不貳修身以俟韓子所謂服仁行義以俟死何其智也而區區禳禬則又老氏所不為林放謂季氏不知禮

使當時皆知此義則魯不敢郊禘矣吾儒何嘗慫軀

狥欲何嘗不禱鄉黨一篇即修養要訣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即禳禬也何嘗假黃冠

然後得通天耶凡此皆世間庸俗之論不謂士君子

或詖其惑也

又

某已專致記府敬不聞近況又復許寸心拳拳受寶

慶大恩同登極幸而赦罪却比明堂此事惜無骨鯁

之臣先事救正鄙邊未寧死節之士未褒優犒高爵

猥及無功人心懈偷不待識者為國慮想深長之

恩必為慨嘆將樂趙宰出示閏冬書柯孔出示正初書仰認不鄙將樂名家才具優長劇邑難治其人為之有餘力獄訟財賦首為諸邑冠尚能興脩學宫真不辱清獻之門某欲薦之於朝緣薦舉一事都未曾啓口其間有挾而求者有賢而當舉者少俟勞効之著則取予頗當今茲勸分糶粟禁溪丐廟堂僧牒求常平米皆以次施行財賦鹽課悉歸諸邑郡計頗窘亦姑聽之

又

今日之事君臣之大義父子之正傳載籍昭然不待

贅述所聞齋郎殞於非命三尺童子亦知痛憤刼舊師傳之情耶賢者出處關繫匪輕必當有益國家方可慰恧輿望况妍雄睥睨苟無以大服其心則召亂未已醫國之手果出何策必當路者翻然悔故奉身而退不特劉氏安晁氏亦安矣若信謠諑患得失則升高不回必有跲躓之患此證已見何待明言不知能感動以誠否

又

某頓首再拜上狀某官即日風露氣清恭維補紉袞闕忠勞備至神明扶持台候動止萬福某自夏初拜

謝緘後詹仰有加昨承入覲之奏皆扶持綱常屏絕物欲行道救時至要之論三復感沸蓋今日第一失不敢言所言直第二義然因末趨本縱不能正之於始豈可不正之於終當局者安危利害今已無及賴賢者之論使之中夜有省則雍容引退於義得矣魏左史諸人交進其說使迷復者能回心而向道亦不失為君子矣有如不肖豈宜在論薦一人之數人或以朋比見譏則何辭以解是執事愛某而不知其不可也褒贈一事既不能救於前今崇虛文用紓天下之憤此昔人雖至愚詐者猶且託之以揜其惡今人

及以為不可豈不大可駭區區虛文猶不能聽則實事有大於此者可知矣某有報曹侍郎一書丐面授曹之讜論未及見必大可觀十二月臨漳缺到八月初危守遣第一次接人已不授參即日遣回以公文報之云某於去年九月因得風疾病勢頗重遂從興化軍乞俻申尚書省陳乞致仕至今未准回降今來猶未痊愈安難赴任亦不敢申審陛辭請漳州俻申省乞早差下政施行今聞有本軍再行保明旨揮若果爾則涇軍自陳乞照前狀納祿以延殘喘亦不敢以姓名自過廟堂子敬潛夫附致流問之謝

又

云云忠讜之論四海傳誦閭都門入初觀者如堵與司馬文正之入京無異吾道有光及得奏篇言言懇惻得近臣體而綱常之說之本始立與其他摘一二目小不固況是禮官尤非越職聖君盡下禮貌甚隆轉移否泰直在旦暮奈何群碎字為一談正道常屈天意如此古人學問只有樂天安土四字天謂非人所能為而自致者土謂貪賤無入不自得者吾人一身所衣食幾何坐視國家傾危而噤不發一語但曰明哲保身而已此於君臣大義如秦越然不知仲山

甫之明哲兼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而言豈今時畏首尾保妻子之謂乎濟邸之寃唯侍郎先發之胡公之論痛快使人讀之流涕洪公亦可喜二人足以不朽雖死何慼所可憂者如羸病之人加以毒藥為可痛耳某去秋所請今九月始得報又從漳州乞備某公文中省及得省劄二道各已具狀再申休致之請凡四達廟堂之聽矣今接人不令一人至始終惟以病辭況是衰瘁人所共見安敢過為乖刺取嫉於世耶

又

某頓首再拜上狀某官某專去歲專人回及舍姪潔

就試兩嘗拜狀必無浮湛自從病益深日食不能數
合瀕殆者屢幸未死耳侍即退居益取聖經玩味一
出既塞人望矣何患人言古人進德之驗正在此萬
一有甚於此想處之如履平地恨不能脫去拘攣一
到丈席之末某第五次申前請旦夕恐得命下他無
足道唯窮理以古人自期保順等語更不贅述不宣

又

某頓首再拜上狀某官即辰獻歲發春恭惟茂對三
陽天以景福爲大賢起居相某跧伏田里日仰清風
作嘗奏記廬陵史君轉致必無浮湛近讀易必多新

功通書深於易者嘗妄謂自孔聖後諸儒於易皆尋行數墨未有如孔子於九卦反覆發明唯周子得孔子之意縱横妙用不拘綴於文義愈玩愈有味幾造於忘言之域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又

某頓首再拜上狀某官某昨因鄭寺丞館客赴補嘗附狀少伸先公詩集序文之謝其行匆遽某以老親未安不及專人深愧草略王溥便武囘領賜書方此感懌忽使至重領近汗敬審春晚清淑學誨不倦斯文有歸天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承爾教正鄭公墓表

整襟危坐口誦流涕不勝仰嘆正節之忠烈人所共知其學術心事非同寅之大賢孰能知之但某凡庸每嘗不鄙意欲使之附驥以致遠重竊慚羞已轉示劉潛夫彼自有書附呈文字典實稠密斷以孔聖言比之韓公書張許廟碑者理則過之某何者而可以執書丹之筆乎顧貪挂名忠義之刻不敢輒辭來人留二日即遣偶疲薾之軀數日頑健讀此增氣不覺爲就蓋有舊逋經年未償者嘗妄意謂侍郎爲文自此不必精奇某雖少好書比年多不獲已爲人書亦良以爲戒但欲甚拙免爲人書獨如孝公之忠其忍

不自竭乎含姪均多年留心俻要一書千里求教蒙誨甚至文辱序文寵之不勝感荷亟占報一二皇恐
皇恐惟萬萬保重不宣

與楊太監慈湖簡書

六月初吉某恐懼再拜某官歲在甲戌劾官奏邸時先生以正論求去毅然莫回某尾縉紳祖送江濱嘗請一言之誨蒙扣其兩端諄諄見告退恨遭逢之晚竭來匯澤轉顧半紀先生年益尊道逾遠無繇拜奉以請益每嘆近世人妄唱非薄謂聖賢為迂闊為高遠甘心汙陋惟恐傷其利欲心是以風俗日澆生民

幾至糜爛先生獨得聖經之妙不假文字直造淵邃此固非後進本學所敢窺其閫域若夫存心以敬待人以誠謂人無古今皆可為堯舜政事害民者雖六經以為可必辨其真偽去之不疑內外期功之喪必索服戚容以終月數服衣節食出於天性此皆某所親見者使先生之道行斯世當如何哉逝李正將自吳門歸出示賜書一通相見外不暇問它事首詢見生氣貌如何見其出先生逝詩與所著書詞旨深遠華畫楷正顧坐糜職守不能決去以從函丈之末昔者之恨至是益深表公抗義國賴以重幸幸甚甚前

日不去有待於今復一華陽子也可賀某才不適時性又麄率讀書不能記誦思自放於寂寞之濵專取聖德可益於心性者讀之區區無益之文皆不暇加意儻矜其拘綴既以數語又大幸也李將必自言其近况兹不復贅惟萬萬保重不備

回袁校書甫劄

某伏以季夏之月積雨未止恭惟某官養望道山羽儀簪祖神明介助台候動止萬福某不詹風度歲月浸多書狀復濶疎此情若為詹仰也久不拜尊府侍郎書勢分則然非敢怠惰二邊儆擾國論未定豈直

安危之秋正論屹然使殘虜知我朝有人賢於百萬之師遠矣程尉出示近汙發函疾讀如對清風喜尉可量其强頑試邑分毫無補民力久困欲出意見興一利去一害拘學局縮繼以喟嘆而已

回鄭知書院昭光

某仰惟盛德之量恢乎有容勇退之節卓然莫及當晃旒眷遇方隆之日遂園林清閑自適之懷求之載籍未易多得又聞潭居湛然鄉人感德此又近世所希但蒼生之於謝東山其情可久鬱耶某愚不知學徒以四先生傳授之鄉拘人士之請創立書堂如舊

或有至者如林如楊俾後學知所趨向甚以為幸其
但非其人自貿妄作之媿乃蒙尊慈曲加奬借聞者
興起用以自愜感甚幸甚姪女來閑姆訓幸備相門
箕箒之列寵諭涓吉禮聘寒門榮耀深懼弗稱敢不
趣舍弟仲承嚴戒已馳書語之俟得報即專具劄申
禀敢乞鈞照

與曾大資劄

某竊以孟秋首序餘暑尚袢恭惟坐鎮湖湘百城承
楷高厚儲相鈞候動止萬福某昨抱恙臥家大蘇過
敝里合脩下吏之恭鈞慈謙輕俯顧蝸舍人士聚觀

以爲王公不下士久矣顧某何人有此殊遇拜違衮衣赤舃以來思竭愚衷少答盛禮而庸陋無奇加以病不去體雖值便風不敢容易貢狀今開藩既久一道蒙福詠歌鼓舞西風扇侯邊鄙未寧屹然金湯靡間遐邇蠻夷但德固非小子所敢窺妄意謂閤公在鎮明毅善斷識察纖微自南陵迄于白帝路不拾遺晉室雖衰終賴以濟不識可涵執事之聽否僭越無所逃罪某比者誤蒙上恩貼職子祠感幸千萬但中秘豈容濫廁況以病辭榮復因謂寵决不敢受恐鈞慈欲知輒及賤迹

回魏鶴山劄

十二月晦日某頓首再拜上狀某官某頃拜書不盡拳拳亦不及述譽辱知遇之意又詞禮簡略方懼把嚴豈謂謙冲於家弟宿之歸特貽寵翰情親誼厚有敵己下所不敢當者感愧喜慰交集於表侍郎屈身伸道自投蠻荒違離眷愛獨與佳友築室窮山前廸虎而後蒺藜講習其中得古人之所樂求仁得仁雖外物若不足而吾胸中真味固與鄉時寘身紛華不可同日語矣恨不能執經以從而舍弟半年之間蒙教誨眂來甚厚又妄意以先公詩求大手雄文以冠

其首言簡理深有昔人數百言不能道者而一二語足以盡之方此摹刻用託不腐豈唯先公感於地下諸孤雲仍實賴以有立形之於言末矣理義新功恨不能抄錄以袪所蔽承不鄙示誨近作盥披拜誦於周元公祠記則見其切於斯世者無如士之講學也於鶴山書院記則見其自反忠孝唯恐不足而無一毫覬君父之愛己也於孰菴銘則見人物之必養而後成也於詩則見其內積忠廉唯恐虛譽之在人而實德之不進也歲除還人匆匆未及能熟復未必真知雅志姑以淺見形容一二輒不自揆僭賡詩三首

少見遠志依長松之心鄙陋足發一笑當録高文以寄景元也東閣賢賓李丈恨未及識朋友相從於寂寞之濱姑有講習之益甚感甚感某自前年冬初以病求閑始終一說蓋懼不才竊世禄叨兩麾所以致病唯有納禄庶幾少延殘喘既五六請而未遂則未免變說以致曲要終遂初心而后已誤恩畀鄙益深恐懼又三丐祠承寵詢不敢不布但質弱易病又過時又學頑鈍無得安得親炙天下之英才而受教焉臨書慨嘆山空晚歲之嘆數千里同此一心伏望益加保嗇坐進此道為東南見慕之徒之慶不宣

與鄭毅齋劄

前月末急足投擲赦表嘗拜書且有越例之懇必已塵清覽近見報斷候褒典甚當而即墨已封烹阿之舉想亦並行每事苟如此何患綱紀之不張宗社之幸便中屢辱誨劄感懌交至承喻陳尉知其為德慶子德慶清脩屹若於流輩中至今士大夫敬之其子苟無過猶當獎拔況職事脩舉其敢蔽賢更試以事觀其才可也偶遊宰金酉調選其人游先生之後為宦知愛民但治劇非所長耳某嘗舉之今知其辱愛豈不能不求數字拜下風蒙予潔足矣它容續布

又

某竊以春序已深時雨沾足恭惟某官山立朝端神明森佑台候動止萬福某昨率爾拜狀且以猥懇仰溷高明伏辱賜報情文燦然為之深思務當於理不勝感激中庸所謂爵祿可辭中庸不可能正謂是耳三山饑民可嘆某向嘗因馮丈欲遣官糴米於本州某以書力懇云本州去歲所收不及半某所放只二分前月又將第四五等戶通放計三分民貧既艱唯有不泄它界可以少寬目前而浙西多積宜空帑收糴以賑饑民今聞米船四集價亦向平幸得趁熟可

以少濟若俟糴米到恐已後時而所乞六數可謂至少盡得尚無益況三之二乎其失在前不可救藥但令措置亦可少救溝壑之捐瘠因書敢乞更以仁言特達本州米偶緣力禁漏泄方得至今帖然不然寇盜公行矣皆平時教誨之賜自前月初置兩場於南路倉峽曰沙糴數千石委官市糴所乞朝廷僧牒萬一得之則可為後日備也少稟司直趙丈與楊志仁來相訪趙之貧至骨而安坐無蚍蜉之援想尊意每軫念之不知有可為之道地者否賢者困窮恐非天意尚望垂情今專人至門下遂備及此皇恐山東聞

復失淮甸無它虞恐朝廷未必盡知其細因風賜諭不勝至幸李蘄州之褒徐暉之罰使每事如此何患士不用命承示教乞米劄言氣懇直不勝敬嘆糶濟最留意㥦既專任三山之事倉亦欲至興化饑民有賴幸甚幸甚

與鄭毅齋劄

某竊以春序向新雨澤沾洽恭惟某官望重天朝神相試德台候動止萬福某昨再蒙賜書皆率爾修謝中間令子新恩過門得為一日欵風度凝然知積善之自入春人日後所得雨凡數十日農心始安大抵

此間初聞去年有半收徐考其實不及三四分缺食之態已不可掩徒以與富沙接壤富沙謂有七八分收則延平當亦次之不知下與三山為鄰三山歉甚則此邦不得獨稔也常年之米率下溪為三山輸租之用去年百姓詞訟紛然謂本州若不禁下溪則百萬之口將皆塞之溝壑矣不免為嚴其禁帥憲皆欲糴萬石已力懇乞免仍乞帥憲速傾帑以糴浙米及懇廟堂乞平江米五七萬石徐認償本若萬一蒙施行庶幾有濟某亦傾帑糴米為軍食民食之計丐廟堂僧牒七十道常米平三萬斛蓋時勢既可料則大

聲疾呼雖以冐昧獲罪所不敢辭顧於百姓為如何耳況君相深仁厚澤每於西災不靳緩石其忍畏罪嘿嘿以坐視赤子之就死乎某昨以遣人直以狀申省非無相知不敢致曲者誠恃天命與此郡之民不應受禍如是之深耳云云

又

某身雖距門墻數舍起居之細罔不周知尊仰一心未嘗不拳拳也築第已得佳勝與州校為鄰甚盛迓時多事高大往往久之自以為悔每與潘丈言唯韓退之善築室五楸翳中堂至今想見其人胷次但有

隙地可植竹宅時子舍儘寬未用渠渠也寵喻盧君
儒家者流譚星與人異盖今時星翁本不能盡其道
加以曲從人意不爾則非己利也今此君不苟言言
必中但吾輩知命者喜之然設者多此實少得或者
厭孔壬之面亦有愛焉此則天理不可泯實者安知
無深好之者耶某杜門與人少交游老親久病因得
細扣亦自寬受惠宏矣薄小助其行李矣仰丐台照

又

某頓首再拜上覆某官即日秋暮末艾恭惟山立朝
端神明介助台候起居萬福某比承進兼史職國朝

大典實資直筆斯文幸甚它人久已為之始屬鉅人茲可為賀黃先生獨居山間某以圭子未歸未能到彼辰夕嬰懷真右史在江右方植立藩屏規摹閒遺家難使人慨嘆楊帥清勁照映一路皆仁人之言之驗某頑愚不學每得潘丈規飭賴以寡過它無足為門下道敢乞倍萬保重為吾道慶

回陳郎中韓劄

某皇恐拜覆某官郎日秋杪薄冷恭惟寵擢沓至天相勳德台候動止萬福某庸頑頃在壓泯之數沐仁政清風至今猶快愿自後承峻擢一再以衰薾例無

一字到權門中間辱親翰感愧雖劇以此不敢即具
謝然贍詠之情則有不待自言者山陽擾擾本於誠
意不足以取信若以詐馭之不應全無措置使之玩
弄如視小兒非　主上下詔曲赦反側之黨釋忠誠
有謀如執事者單騎即城擢其忠智恕其姦凶一洗
向來將帥欺謾姑息之故習與群徂誓天自新即蔡
人為吾人練兵伍民使隱然有可制其死命之實則
唐末藩鎮之勢遂成而不可解矣伏想忠謀必已告
廟堂天意悔禍庶幾有合真丈閉門講學可敬可畏
某病軀如昔食少而易疲每日飯已輒睡骨立決非

久於斯世者因倅廳人行布此狀向後恐不暇拜書矣陳倅每以近汙見示必辱寄聲此豈某所敢當龍圖郎中安書想頻至閤政恭人老人荆婦閤承書姪孫昏事委曲寘念深用感荷但須鄭家從吉始聘為合禮耳敢冀為國自重不宣

與曹侍郎彥約劄

某竊以季夏之月乍晴劇暑恭惟某官趣覲天庭鼎來寵渥神明介助台候起居萬福某咫尺帥垣汩汩未墨少疎貢記比覩捄時之論忠誠剴切公議翕然謂當今無居門下右者西州假優人皆引領名德風

采之重於是天子慨然思公權之侍公之列將界以全蜀制閫成命誕布識與不識有酌酒相賀者況如晚陋素辱知遇一書獨後者以新命方來未可遽局以一職儒毫盥手盍將大書特書不一書也敬謹之過遂鄰稽宦又日聞大姊且暫過家雖此間縉紳無有能道動靜之實者兼久雨旱禾節根生螟日夕憂嘆此三兩日忽晴始有豐稔望姑遣此書少伸鄙誠區區之懷非拜奉莫既揮汗不敢羅縷併祈原貸

又

某竊以中秋月夕風露戒凉恭惟某官羽儀禁密人

望益隆神明賛助台候動止萬福某自聞又從甘泉與海內人士同一快慝然至賀問稽遲至今者蓋衰病杜門影響昧昧勢則然也方校書出示近書情文備至非眷顧之隆在疎賤何以及此仰惟學問淵深勲庸茂著今處論思之地事有可言者無所顧忌陳於上前此天下平治之權輿也伏承台諭此在某不難為竊嘗思之慶霈年來稠疊公朝振拔冤滞此是第一義況邊兵未徹此等久欝之人使之自效豈無尺寸可采妄意謂不若根刷此等人一例申明與之昭雪則所及者廣且示至公不為一卒而發都司萬

萬一有異見侍郎豈私禱耶鄙見如此更乞裁度某
區區賤蹤素荷知遇見真文必知近日病齒之詳伏
乞保重

又

某一介疎謬作吏君子之鄉距帥閫不遠非不願時
貢書狀不能超越拘攣與一利除一害俯首朱墨遂
無一事可藉乎通名籤史每切慚悸豈圖謙眷每辱
存問盈紙溫詞拜誦感荷江右數千里歌舞仁政晚
稻必稔此間獨建昌晚田稍旱已委縣官踏視近方
一雨麦得入土嗣歲之慮未艾皆某不德所召致中

秋嘗因小男之夭力控祠請今日忽拜不允之旨官賤不敢亟犯天威少須復請期於遂欲然後已蒙知獎深厚不敢不布其情某伏蒙不以某為甚鄙寵愉貢闈事某自惟何者猥彼教誨誠不揆才力朽腐愚効鉛刀之一割固不以將去廨必葺之義即約寓公名士三數人議其規摹而多宅出未歸來使亟還姑此稟報若縣學一帶有其地當集衆慮且為其端以俟他日成就未晚清俸之助仰認勇於為義某雖不敏亦可輟一月以自効緣制司以萬緡來此市木辭之不可今已得過半而所在皆牛山矣某之定力不

能牢辭遂貽害於三邑言之流汗萬一此議可舉則
取木必於建昌軍是時却得上干順旨也僭帥不虔
幷丐台照

又

某竊以長至在辰君子道長恭惟某官爲國蕃宣受
天保佑召節鼎至台候起居萬福共峷易脩謝方懼
弗端郡兵囬忽領賜汗眷遇深厚感懌無已前承寵
喻俾創貢闈仰見高遠之識況比歲士風益盛因仍
簡陋誠所不可既而約鄉中老成者與議參差不齊
意謂少定必有成說今紛紛者來不便者日至舊規

雖狹若以謄録所權關爲試院待三塲後謄録無害便可添數百人地位兼其地於風水頗吉已試之驗今若徒之城外未知利否此不足聽至於謂就試士僕幾六七千人城中尚不足安泊城外遇雨則蹂踐之患必深甚者至於意外興疑造謗㕭㕭可畏然後知舉大役未可輕易誠宜審思兼聽不知台意以爲如何門下本思所以惠衆某但思所以禀承令衆反不以爲便不以告則爲自欺聞已下袁州張秋俾市本於彼足認爲善之勇更俟台命以爲作輟敬此申布伏乞深照

回崔秘監劄

某尊仰清風雖踰三時未嘗不拳拳若始拜履約之日也獨安於分守尺書不敢至記府豈圖盛德不遺蒭非當退朝少暇之時特枉親翰專人下貽發緘疾誦驚喜無量仰惟某官清節偉烈夷狄知敬今茲奏議指陳大計如用人聽言與夫區處歸附之人科瑣邊頭軍食一日為之則有一日之績守禦一說始終不變天生我公而未加大用殊不可曉閫倪言分陰可惜茲非其時乎士大夫猶於此時儉倿容悅攫取利禄豈不大可畏哉長篆既不行廣右之命必下以

福遠人亦可行志也某愚陋亡堪誤蒙加奬樹已何
言緣親老念歸再控祠請蒙恩畀以便郡行且去此
顒俟葺𧇊西征庶可償拜奉之願

與制置李侍郎劄

某伏以春事告成綠陰蔽芾恭惟某官閫寄倚重金
湯屹然高明隲相台候動止萬福某去冬因鄉人王
撿法之官嘗布區區距大𧇊數千里無因嗣敬但有
尊仰伏以侍郎負當世望海内名勝未有高於昆仲
者有志者每屬心焉近者斯民無福忽聞叅政之薨
不知又幾百年復出此等人物學者相與弔唁不知

有子幾人伏想孝弟至性　如何堪處邊頭事一一不可不著實所謂同舟共濟一事不罕則受其害有如門下貫通古今成敗事機加以久更事任殿績茂焉為國家深長思當不在前輩後有可語庸陋者使得聞一二以寬其愚頓之慮幸甚不敢望也某不量短淺冒當一郡凋瘵近始平夷更數月即可脫去自此歸伏田野蓋無由致問下情不勝拳拳世俗昔文一切略去台慈恕之至荷蒙震恐無已

與李尚書

某恭以冬序未垂寒氣方勁某伏惟某官端憂盡制

孝思深永神明贊相台候起居寧謐某比造崇墉得
拜履絢蒙顧遇温寵於其歸也重拜厚賵恩意隆渥
下情感荷還家塵坌及是始能少控謝誠不敏無所
逃罪尚書身佩國家安危雖尚讀禮華夷恃以安妥
事有可告於當路者無措轉達海寇繹騷近聞暫適
湘間帥督而明尚望忠告黄寺丞有過人之智正使
集處一堂共議方略未有功於今日者實天意也猶
可有懷不盡吐耶祈望之深不覺喋喋俯伏待罪

與王侍郎居安劄

某恭以愛景向舒寒氣方勁恭惟某官涵泳道腴神

宇恭定天人交助台候動止萬福某頃率略脩記府
敬人還伏蒙寵答重以厚賜自惟庸陋昌稱眷私下
拜感荷言莫能喻朱墨汩汩缺不得歲時遣人嗣謁
興寢簡怠之罪何以自文侍郎求閑於未老之時幅
巾藜杖徜徉閭里有自天台來者知超然燕處之狀
自非所重在我幾何不為外物動哉惟冀保順以副
四海之望某才識俱下冒昧試邑前月已書下考丐
祠未獲歸思久濃去冬饑旱迨今未蘇瘡痍秋末以
來復逢不雨幸而得中熟嗣歲之憂未敢自保東郡
仰商征以為用某到官一歲所蠲已四萬四千餘緡

矣而士夫有不相察者必欲盡躅而後已以此不能無謗茲尤不宜久留於此侍郎愛憐有素輙布一二望賜誨飭某夏間為學生某綴習于趙司直某詣天台初擬只至信州今既到黃巖令其拜奉儀狀拙野儻蒙予進教之至願至禱

與王侍郎劄

某以夏序向深積雨生凉恭惟某官積道藏德望高一代神明賛助台候動止萬福某昨借易脩敬人回領寵答之章重以厚賜下拜展誦藏去為榮欲嗣問興寢因循不勇日負慚悸方今淮甸西蜀干戈之毒

流於邉垠將不出師帥亟竄逸玩寇損威不待識者寒心胥沸如台坐貿海内人望能不動心乎天祐我宋聞氣貌精力益健不衰拭目以觀事業實所傾祈非敢為佞某庸陋七堪兩年於此不能興一利除一害但踵常粗遣日月再控岳廟之請不獲又須少待然更三月則罷去矣已遣人迓代者無踩寘身教席之側第有景慕拳拳拳拳之誠茲承令子主簿中吏部榜已拜新命此未足為賀併俟秋詔魁擢續布懇欵

與鄒給事應龍劄

某竊以三陽交泰衆正彙生恭惟某官德被遠徼威

望屹然高厚隱相台候動止萬福某項冒布鄙誠人
還蒙問遺寵甚不勝銘荷比胡秀才之行雖志在詞
興寢而迫於親戚情誼遂至瀆控其私于犯崇嚴跼
蹐待罪敢圖大人君子篤於慈愛既不督過既賜遣
使移文又資胡生餱糧使忘羈旅之勞若恩意至矣
感激謂何又蒙親染華翰寵喻委曲重以遠物須貺
之厚此皆非某所親得於先生長者也多言曷謝淮
泗前此之事已矣不復道近聞對鏡蜂屯不可測蜀
中尤可慮大抵在我初無成謀視敵勤怠喜懼韓子
所謂天下之禍莫大於不為而為者敵至而不知夫

以天下九分之二日夜訓國人而討之猶恐不支安坐而不為則亦不思之甚耳制司治器械下諸郡造鎧甲無虛日今之桂府不止江山甲天下而已也然長慮深思豈能一日自安耶某材識卑闇試一小壘猶患日力不給甚思自放於閭里以收過時辛苦難成之功它無足進於門墻它日因風得蒙教誨不敢請也某不敢別幅申壽母國太夫人起居敬想備福天畀靡待贅禱大眷共惟均介殊祉內機中大昆季不敢拜狀星江凡委尤頓首以請

又

某竊以春序方新積雨初霽恭惟某官鎮撫方面德
威旁達百城安妥二儀隲相台候動止萬福某自去
秋蒙顯使問遺雖旋脩謝不盡懇誠冬間之戍擬走
介恭請誨飭且述感荷之私而到郡以來旱癘大作
藥病粥饑奔走閭閻累月而後寧竭租減賦糴米勸
分迨今尚費區處心志為之凋耗雖平生慕用之地
亦復因循不勇豈謂一世大賢居方伯連帥之尊而
廼軫門闌舊物若此至枉親翰墨重幣念小人有母
眷待而寵榮之禮意倒置拜受感懼幾欲無言仰惟
先生以忠君體國之心行愛民惠下之政去歲之旱

聞及湖湘不有仁賢曷蘇疲薾想數百萬　戶熙然
無異樂歲不然官出錢糴以中價惠民不知常平亦
有可恃之積與否蓋產米之地平時多忽而不講一
旦缺之又已後時延平是也某傾帑以市米補所減
萬三千石之數而民間所積比常年雖不及半而入
冬禁不許下三山帥憲屢欲通放某以書力為百姓
致禱幸而賴此米價不至踴貴而常平只有六千石
已荷倉司許糴濟又丐廟堂僧牒七十道尚未得報
似聞邵武建上却又八分收本州不容不措置恐尊
意亦欲知之但識闇才淺昧於應變先生幸教之不

勝拳拳亟專人控謝不宄鄙懷仰乞倍萬保重前輅
事樞之拜

又

竊以春序向分韶華正麗恭惟某官帥閫崇嚴德威
兼濟高厚隲相台候起居萬福某去秋嘗僭越申敬
記府犯分有請恃出門墻之舊自後僕僕之戍未嘗
不引領西鄉仰惟先生道德文章照映當世整臨方
面綏戢氓鑾隱然長城國勢九鼎識者謂居中制外
使天下被用儒之福始穆輿情某何敢重爲世俗諛
語自惟庸瑣才智兩踈去秋丐祠不獲黽勉來星渚

郡舊號道院財用亦饒不謂三年之間兩旱一澇去冬十月望日某始到任是時三邑檢放猶未定某自入鄰境考之人言三邑通放七分以上郡計楞然廩無一月之儲征商昔稱苛細悉與寬減以是商旅粗免怨嗟而軍食並無所仰加以救荒後時控告廟堂引援近比求給度牒為軍粮賑貸糴本已蒙劄下倉司應副文移往復有填壑者不免援淳熙朱文公故事具奏乞以上供折帛錢逐急濟糴自劾待罪鵬杪春初粗免流移此皆先生平昔教誨不敢一毫上累知遇一書述誠因循至今聊疏所由仰祈矜恕浮光

之圍已解邊頭繹騷事可慮者非一帥閫必知其細無緣侍函丈之側唯願為斯文保重

與鄒經畧論林欽州事

正月十日具位陳某恐懼再拜獻書經畧閣學詹事閣下某一介庸陋蒙知獎至深思所報効茍有聞不告則為不忠於門墻是以昧冒陳之竊見林欽州殺人為饌初得傳聞駭懼累月以為獸相食人且惡之身為郡守以奉行德意為職暴戾殘賊乃至於此閣下居方伯連帥之位部内數千里一物不得其所繫已嚲伸豈有血人於牙肝人之肉如是其不道顧可

坐視而不捄是宜但焉震惕朝聞夕奏乞正典刑苟
證佐之昭白體骸之備具血屬之有詞則是罪伏顯
著無一可疑雖即日正兩觀東市之僇死有餘罪今
似聞所陳三者猶有未實至勤王人興建大獄中外
震恐先是欽州趙守與張權州鞠人於獄為日已久
皆曰可疑則罪疑從輕古之道也謂果有罪直以情
狀可疑尚從輕典苟無其罪從輕且不可況必欲重
之乎恐非　聖朝所宜有賢士大夫所願聞也公議
皆曰林欽州為人使氣任情動與人忤鞭撾兵吏不
恕小過故食人之謗起於被箠之庖卒成於挾憾之

横守輕率張皇以聞為見閤下仁心義氣視鰥寡孤獨猶子安得不為之痛心疾首哉大凡獄必得其情久鞫無實即是前日妄申帥府之人之罪閤下明効其人之輕脫不審可也苟知林欽州之無罪不為辨其冤而必欲寘之死地豈閤下之本心哉閤下負一世重望四海之內一物不平皆閤下他日責也况部內乎妄一匹夫殺人無證 聖天子尚不忍加誅欽州雖不才不得與匹夫比並乎且其祖孝澤父析皆高廟 孝廟朝清白吏欽州亦恃廉剛愎苟無其事一旦就獄嘔血死史臣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殺前欽

州守臣某豈不傷於仁政豈不大可恨哉始聞其暴
則怒之中疑其非則直之如此真大君子之本心也
然不蚤圖而救之亦無及矣若以某為黨鄉人親故
雖百罪悔不恨懼閤下見譏於天下後世爲可惜也
不倫某恐懼再拜

與宜黃楊知縣劄

某竊以上冬薄冷即日恭惟某官　　有相台候動
止萬福某辱門墻之知不薄頃者賢昆季不以鄙陋
見外令狀先尚書言行自惟晚末控辭不獲至今慚
悸比承受縣東歸往返皆失於一見如詹仲何門下

孝行足以榮親靖退足以厲俗文華足以發身求之近時少見其比茲試劇邑始行所學萬里脩途發軔於此所積既厚所施復狹而謙虛謹懼下問不能此尤近時之所絕無而僅有者也抑某不肖何足以知之嘗謂尭曰一篇孔門

如尊五美

師矣傳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陳之言仰答盛意祗用悚悚某識闇才踈頭方命薄季秋之杪忽得末疾右手偏廢自惟叨竊鬼神所誅不揆么微申本軍乞脩中朝廷念某丐閑祠宮尚縻粟

唯有納禄庶可延年杜門俟命親故書問一切廢絶
過辱垂問且致厚餉不勝感愧口占舍姪代書伏乞
台照

與鄒經畧

某竊以秋序平分風露戒涼恭惟某官坐鎮湖湘勲
名旁達朝廷爲尊神明贊助台候動止萬福某日者
恭承奏功廣右易鎮湖湘竹馬交迎棠陰接壤峻職
崇階　聖天子所以褒寵重方伯可以勸諸侯矣某
受知最深尚未能致慶不敏如何非不揆么微輙以
欽州事昧冒稟白蓋平時仰窺仁恕不忍一夫不獲

其所況一郡守乎且人言不一是以率爾疾呼自宅人觀之以犯分獲罪誅絕必矣大君子樂聞生語不唯不怒寵答以書謂復盈紙轉示於人以為近時所希見自後欲致謝書亦無因而前每竊自愧豈謂隆謙不獨包荒又且不遐遺鄙賤窮山杜門忽有軍將至湖南大帥有書驚喜出迎首誦矜恤之語皆林欽州事又以見仁恕本心昭然與日月同其皦白矣夫復何言感嘆之餘益增尊慕竊知蘄黃之擾調發亦及大府羣將以敗為捷蒙蔽欺罔此是國家大病豈可不懲扈侯之功果彊人意帥府無惜詳以上聞連

營調兵其應如響增募飛虎精銳之士不數月而集
自非忠義激切誠信素孚何以至此往時因事募兵
事已復散為害最深皆建議者不守言信之過不可
不預為之慮也韃人動息恐未必實河南隔一衣帶
水我之間諜未有能知者況窮比之秋乎昔人守一
城雖無事時當如寇至終日欽欽如在戰場況當疆
場恟恟之秋　謂無　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此
語可為法也　諸臣奏議內邊防一
門間有可用必久經覽矣輒恃涓涘仰裨山海國本
一定親賢而長宗社大慶敬想喜而不寐也某愚頓

不學又乏吏能星諸兩年採過不暇今此戌及其敢
復當治劇已申審陛辭之命進退惟谷何由寘身門
墻一寫衷曲向風不勝拳拳敢乞迪暄凉之候盡保
嗇之宜亟秉事樞均福海宇縉紳之望也壽
國太恭想壽擬日新台眷尊稚各擁介祉簡穣莆田
妾俾九頓首以請